

楔子 如果有來生

巍巍宮殿奢華榮貴，殿宇樓臺處處尊崇，目之所及、步之所觸盡皆精緻。

走進慈暉宮，舉目是單翹雙昂七踩斗拱房檐，側望是三交六椀菱花的隔扇門窗，俯看是白玉鋪就的走道……

燕欣然眉心微蹙，再熟悉不過的地方呀，她曾經在這裡生活十五年，直到嫁入安南王府。

她是玉華公主，先帝最寵愛的女兒，她的母親位分不高，卻是盡得父皇一世真心。

有人妒忌，說她驕縱恣意，她父皇卻道：「倘若當朕的女兒不能為所欲為、驕傲任性，那麼是朕這個當爹的太沒出息。」

父皇寵她，無止無盡，只有再寵、更寵沒有最寵，父皇把她寵得天真爛漫，寵到為所欲為，直到紅蓋頭掀開，她的天真歲月結束，她的任性光陰從此被封殺。

此後，她把日子過得小心翼翼、謹慎仔細，可儘管如此依然沒為自己招來完美結局。

一身素衣，身上染著點點鮮紅，那是阮阮的血，在她進宮前一刻，阮阮靠在她身上死了，死前她得意洋洋說：「那個女人妄想要咱們的錢？叫她作夢去吧！」

她的阮阮哪，就算黑白無常站在跟前，也一樣勇敢無懼。

她發誓，倘若能夠重來一回……即使婚姻、即使愛情，也不能教她收回勇氣。

輕咬著失去血色的唇，淡漠笑容在她蒼白臉頰上綻放，她依舊高貴美麗，舉止間仍帶著無法抹滅的風華，她知道自己就快要死了，很快。

「玉華公主，皇后娘娘有請。」

燕欣然隨宮人走入殿內。

梅雲珊正端坐在高位上，手裡的盞蓋有一下沒一下地撥弄著茶葉，熱氣蒸騰，在她的下頷匯聚出一層淡淡薄霧。

她斜眼看著燕欣然，後者臉上沒有怯懦，淡淡的微笑中看不見對命運的惶恐。

兩人對視，滿屋子安靜得落針可聞。

怎會這樣？梅雲珊不解。

由高處墜入塵埃，撕去所有光鮮亮麗的表相，露出的只會是汗濁醜惡，她應該滿身狼狽，應該跪地求饒，怎麼可以依舊……高高在上？

梅雲珊怔忡片刻後，旋即眼底劃過一絲怨毒，憑什麼她的境遇已經如此，卻依然驕傲得招人憎恨！

喀的一聲，她重重擱下茶盞，語氣寒涼，「霍夫人真是好禮數，見了本宮也不下跪，難不成妳還等著本宮給妳磕頭不成？」

聞言，欣然忍不住漾出笑意。沒錯，一直都是梅雲珊在給她磕頭的。

這一笑，笑得皇后瞳孔陡然收縮，臉色煞白，目光化為針尖，恨不得將千針萬針扎到她身上。

「燕欣然，我真恨妳！」她陰冷的視線像刀刃，想在她身上扎出幾百個血洞。

「是嗎？我以為妳只是嫉妒。」

梅雲珊是梅丞相的庶女，曾被選入宮中成為欣然的伴讀，她們一起唸書、一起長大，她小意溫柔、處處體貼，欣然把她當成閨蜜，與她分享所有心事，她以為兩人是無話不說、不離不棄的閨蜜好友，殊不知……並非所有說出口的話都是真實。

「可我想不透曾對妳做過什麼令妳怨懟如斯，能否為我解惑？」

她狠狠倒抽口氣，寒聲道：「憑什麼妳是京城第一美女？妳的容貌哪裡及得過我，只不過擔個公主名頭，便處處成了第一。」

「我比妳用功、比妳能幹，太傅卻只誇獎妳，我比妳美麗、比妳賢慧，所有人卻只看得見妳。既生瑜何生亮，我希望妳死，盼著妳別擋在我前面，可妳始終覺得打壓我很有意思，對吧？」打壓？欣然不記得自己做過這種事，只記得自己拿她當好友，即使事後明白自己讓人拿來當槍使，也只是摸摸鼻子不計較。

她的真心相待卻換來人家的狠毒盼望，這人哪，難怪借米一升感激戴德，借米一斗卻要遭人怨恨。

欣然驀地笑開，清灩灩的明眸若秋水橫波，整個宮殿跟著為之一亮。「想妳這般妒恨，卻還要天天在我跟前作戲，著實辛苦了。」

梅雲珊沒想到時至今日她還敢這樣對自己說話，口水一噙，忍不住劇烈咳了起來。

她咳得厲害，彷彿要把肺給咳出來似的，半晌，她撫著喘息不定的胸口道：「妳有什麼好得意的，妳的丈夫眼裡只有我、心裡只有我。」

唉，是啊，有什麼好得意的，她賣掉一身力氣、傾盡一世感情卻也換不來霍驥的真心，失敗者確實沒有得意的本錢。

嘴裡嚐到苦澀，痛苦撞擊胸口，阮阮的話在耳邊縈繞，「得不到男人的愛情，妳便好好守住自己的，別教它飛了，還守著空盪盪的心窩，傻傻等待男人用真心來填。」

她的心窩……空盪得令人慌張……

梅雲珊與霍驥很早就定下娃娃親，兩人青梅竹馬情感深厚，可梅雲珊心大，她看上三皇子，不願履行與霍驥的婚約，於是她引欣然與霍驥相遇，也不曉得是哪世造的孽，單單一眼，欣然便愛上霍驥，愛得無法自拔。

她為他做盡瘋狂事，最後甚至同意梅雲珊的計畫，製造意外迫得霍驥放棄婚約，成為她的丈夫。

但欣然知道霍驥不滿意、不甘心，知道他喜歡的從來都只有梅雲珊……

成親七年，她為他生子持家，為他擺平安南王府一堆糟心事，她耗盡心血只為支持他對前途的想望，可惜他對她的努力視而不見。

她怎就愛上那個固執男人？他與她始終隔著一座山，且他對梅雲珊的感情從未間斷。

最終，梅雲珊順心遂意嫁給三皇兄，而霍驥為梅雲珊傾全力助三皇兄上位，他們成皇成后，野心獲得滿足。

這樣的他們不是該感激霍驥嗎？擔著從龍之功的霍驥不是該光耀門楣、揚名立萬嗎？怎麼會變成是功高震主，隨意指了個罪名，霍家上下百餘口人成了叛國謀逆？

「妳說的極是，霍驥心裡只有妳，他為妳付出一切，可是到頭來……梅雲珊，妳都是這般對待對妳真心付出的人嗎？」語音微顫，態度卻是無比強硬。

欣然望著她，眼睛一眨也不眨，明知道梅雲珊召見只為了羞辱自己，反正都要死了，她可以不理會的，但她來了，只為尋求一絲可能。

兩人對視，誰也不讓誰。

她們清楚，其實她們是同一種人，同樣的執拗、同樣的驕傲，同樣的不達目標不肯輕易放手，只不過梅雲珊的目標是后位，是富貴權勢，而欣然終其一生追求愛情。

梅雲珊贏了，她成為天地間最尊貴的女子。

燕欣然輸了，她得不到愛情還要付出生命。

「妳在埋怨？」終於埋怨？終於心生怨懟？終於和她一樣，有了痛不欲生的怨恨。

欣然的怨恨讓梅雲珊感到無比痛快，她終於和自己嚐到相同的滋味。一時間，她感覺平衡，感覺欣然不再高高在上，而是與她平起平坐，公主神話被自己親手打破，多麼得意呀！

欣然卻說：「不是埋怨，是為霍驥不值，愛一輩子的女人到頭來竟是取他性命，將他抄家滅族的凶手。還記得妳要走的黑寡婦嗎？霍驥真可憐，成了枉死的雄蜘蛛。」

黑寡婦……在交配之後，將雄蛛吞下肚的雌蛛……

那是從番人使節手中得到的寶貝，欣然不喜母蛛的殘忍，梅雲珊便要了過去，珍貴的蜘蛛能讓她在許多人面前大出風頭。

沒想到，她竟是黑寡婦？梅雲珊心口微滯，一股莫名的慌張湧上。

「若天地真有輪迴，不知是霍驥前世負妳太多，或來生妳必須傾盡所有償他一世愛情？」欣然問。

梅雲珊臉色鐵青，她憑什麼質問自己？

今日令她進宮，是為折辱、是欲吐盡心中委屈，是想讓她看看自己終於高高在上，再不必看她眉眼行事，她應該感到痛快的，為什麼她高興不起來？

因為欣然不哀傷、不痛苦、不淒慘？因為她沒有搖尾乞憐，求自己給她一條活路？因為即使白衣素服，她依然像個高貴的公主？

「梅雲珊，妳能待我無義，可是對霍驥……倘若妳有一點良心……」

「妳要我救他？」

欣然失笑，就憑她？她當三皇兄有那麼好擺佈？幾陣枕頭風吹過，就會暈頭轉向？「霍驥不是妳想救就能救下的。」

這話，欣然沒說錯。

身為枕邊人，梅雲珊清楚燕曆堂的惶惶不安，他容不下有能力、有本事，比自己更優秀的人，過去他為爭奪皇位不得不低聲下氣討好百官群臣，可一朝上位，他只肯留下聽話的。「所以……」

「救救霍展旭、霍展暄吧。」欣然回答。

那是她的兒子，一對再可愛不過的雙胞胎，他們才六歲，人生剛要開始，沒道理因為父親的錯誤決定橫遭禍害。

欣然定眼望著梅雲珊，她表現得很冷靜，心卻高高吊起，明知道要遭受屈辱，可她還是進宮了，目的就是為兒子們求得活命機會。

語畢，她靜靜看著梅雲珊，誰都不肯先開口，像是場無聲戰爭在兩個女人中間開打。這是她今日進宮的目的，欣然滿心期盼自己能贏得這一場，為兒子留條活路。

終於，梅雲珊咯咯輕笑。「燕欣然，妳以為我是可以被擺佈的傻子？他們是妳的兒子，我為什麼要救他們？聽過斬草除根嗎？我可不想留下兩個禍害來為難自己。」

「那是妳欠霍驥的。」

「霍驥並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裡，比起他們，霍驥更在乎我的習兒。」

欣然的盼望被梅雲珊澆熄，倏地心從高空墜入谷底，冷汗濕透背脊，絕望一寸寸往上爬，眼

睛像被人潑了醋，酸得淚水直冒……

她說的對，霍驥有時間教導燕習晨武功，卻沒時間多看暄兒、旭兒一眼。他騎馬帶著燕習晨逛大街，暄兒、旭兒迎面遇見，滿心羨慕卻不敢走向陌生的親爹。

孩子沒錯，錯的是她這個娘，她不得夫心便害得孩子不得父愛。

這把刀，梅雲珊插得夠深，緊咬著欣然不放的哀傷在這一刻釋放，雙腿再也支撐不住筆直的背，她癱坐在地。

終於看到想看的畫面，終於看見欣然痛苦、哀愁、失落，終於她的眼睛睜得再大也凝不住成串淚水。

滿足了……

欣然的眼淚滿足了梅雲珊心中的黑洞，她控不住上揚的笑意，把欣然踩在腳底下，讓她丟失的驕傲自尊回籠，此時此刻，她終於擁有當皇后的尊榮。

陰濕潮霉的牢獄中，欣然與霍驥對視，眉宇間一片平靜，不像是將赴刑場的兩個人。

看著滿臉絡腮鬍的霍驥，欣然輕吐氣，她的愛情像一座山，一座又高又冷又重又險峻的大山，將她的人、她的心，將她大半人生壓成齏粉。

她生生地掙扎了七年，掙得她的喜樂化為哀愁，她的錦繡青春成為一頁頁白紙，而那座大山始終壓在心頭，令她幾乎承受不住。

幸好過完今日，她再不必負擔，只是……眼角發澀。

不是不甘，而是懷疑，為什麼她的對手是眼前這個男人？

這次會面，據說是皇后娘娘的「恩賜」。

有文官在旁記錄嗎？節錄兩人對話，好呈到梅雲珊跟前？

所以她想看到什麼？看她對他怒聲指責？還是看他的絕情寡義？隨便，她無所謂了。

「滿意了嗎？愛一輩子的女人，追求一輩子的愛情，你、滿、意、了？！」她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吐出，沒有激昂，唯有冰涼。

抬眸，視線掃過那道清豔麗影，霍驥臉色蒼白，嘴角緊抿，再度垂眸不語。

他何嘗不知她的怨恨，何嘗不知道自己對她不起，但……一切都晚了，他不期待她的原諒，是……不敢期待。

他的沉默讓她太委屈，在這場愛情裡她始終在唱獨角戲，直到現在，他們都要死了，他還是堅持不參與。

他冷眼看著她為愛情忙得團團轉，冷眼看著她發傻發呆，而更令她委屈的是……受盡委屈的自己，怎麼能夠直到現在，仍然捨不得放下……

她的腦袋被驢踢了嗎？為什麼看不出來這個男人不值得她的愛？她果真是徹頭徹尾的白癡！她沒哭，卻比哀號哭泣更令他深感罪惡。

從踏進天牢那天起，他什麼都不能做，只能一再回想，反省這些年來自己做過的點點滴滴，他明知道她不好過卻選擇漠視，因為他深信梅雲珊所講的話，深信欣然所做的每件事都是演戲。

他不在乎她的感受，忽略她的努力，他刻意忽視她的希冀，一句自作自受就否決她所有真心。

如今方才明白，她是他虧負最深的人。

幽幽嘆息，欣然自言自語似的說著。「如果你肯多瞭解我幾分，你會明白我燕欣然行事磊落，不屑手段心機，喜歡霍驥不是丟臉的事，確立目標我便會竭盡全力去爭取，贏了便贏、輸便輸。是，設計落水強嫁，這個念頭確實是我的錯，但你可知道事情始末？」

言下之意，始末不是他知道的那樣？

「告訴我真相。」他抬眉揚聲。

他終於願意聽聽她的真相？應該高興嗎？是啊，過去他只聽得進去梅雲珊嘴裡的真相，只是，太遲了……她已經沒有講的慾望。

「不重要了。」

「告訴我。」他再度重申。

她怒，他有什麼資格要真相？深吸氣，她爆炸了。

「你要真相？好啊，真相是多年來，你忙著恨我，忙著忽略兒子，忙著愛屋及烏全力輔佐燕曆堂。

「真相是，你不過是安南王的外室之子，滿府上下無人看得起你，誰都想踩你一腳、對你落井下石，我們成親時，你什麼都不是，只能卑微的寄居在王府角落。

「真相是我這個失去丈夫寵愛的後院女子，為你撐起一片天。你當真以為王妃讓我主持中饋，是看重而不是為難？你以為我變賣嫁妝，開上百家商鋪是因為心野、王府後院關不住我，而不是因為我不想讓你、讓自己受困？

「你知不知道王府早就是個空殼子？知不知道你在前方打仗，朝廷拿不出糧草時，送去俞州的三萬石糧米是從哪裡來的？知不知道為支持燕曆堂上位，你自王爺手上拿到的大把銀票又是從哪裡來的？」

是她用銀子砸得安南王府上下閉嘴，是她用銀子逼出他們的尊重，是她用銀子讓霍驥在王府地位節節攀升。

她那樣努力，他知道嗎？

他不會知道的，他所有心思都在梅雲珊身上，他的愛情比妻子、比兒子、比親人，比天底下任何人事都重要。

欣然句句指控把霍驥的心掏空，額間青筋畢露，他知道自己做錯了，卻不曉得錯得這般離譜。還以為她在安南王府呼風喚雨，還以為即使沒有自己，她依然能夠過得逍遙愜意，她是那麼強勢的女人，她無所不能，她不需要他的照顧，他只需要專心做好自己想做的事……

原來，錯了……她的逍遙愜意只是他的錯覺，她和他一樣辛苦、一樣如履薄冰。

「我們就要死了，說這些不是要向你討恩，只是在提醒自己有多蠢，只是要讓你知道我後悔了，後悔愛上你、後悔嫁給你，後悔用一輩子等待你的垂青。哼，愛情？」冷冷一哼，她對愛情也對自己鄙夷，怎會為這種事賠上一輩子？

猛地，他握住她的手，宣誓似的說：「如果有來生，我會傾盡全力還妳一世感情。」

「不必，若有來生，我但願自己永遠不要遇見你。」

她想抽回手，但他不允。

「放手。」她用力瞪他。

「不放。」他堅持不讓。

難受、憤恨、憋屈，她低下頭，狠狠咬上他的手臂，他依舊不鬆手，靜靜地承受她的恨……她的嘴裡嚐到腥鹹。鬆口、抬頭，她嘴角綻放一抹豔紅。

他說：「從現在起，我再也不會放開妳。」

執子之手與子偕老，她的期待直到此刻才發生，但……她後悔了，他們就要死了，她再也不稀罕了……

獄卒的腳步聲由遠至近，他們靜靜看著對方的臉，一個想牢記、一個企圖徹底遺忘。

## 第一章 再嫁入王府

疼痛在蔓延，像是被什麼不斷反覆碾過似的，強烈撞擊，不斷折騰她的身子。

怎會這樣痛？劊子手大刀一下，身首分離，沒道理這麼疼呀？

她盼望死亡，渴盼大刀落下，渴盼一縷幽魂走進黃泉路，因為她的旭兒、暄兒早她一步而去，她擔心他們等太久會心生恐懼，才六歲的孩子呀……

疼痛不止，她緩緩張開緊閉雙眼。

但……入目的紅？紅燭、紅簾、紅幔、紅……囍字？怎麼會這樣？怎不是陰風陣陣，而是暖意繾綣？

男子在她身上不停馳騁，彷彿要發洩全身精力似的，她企圖推開他，但他像石杵、像一堵厚牆推移不動，凝目細望，他迷醉的表情映入欣然眼底……

是他……是他們的洞房花燭夜……

這一刻，心臟猛地緊縮，欣然有抱頭痛哭的慾望。

她茫然地看著屋梁，怎麼會沒死？怎麼會回到成親這一夜？

這算什麼？上天恩賜？如果恩賜，為什麼不讓她回到成親前，不讓她回到未識霍驥之前？

短暫的清醒讓她蓄起滿腹怨恨，她與他之間到底有多少恩怨，才會教兩人一世、兩世糾纏難解？

他壓住她的身子剛硬灼熱，她的心卻一寸寸發涼。

這算什麼呢？一再將她推入地獄，很好玩嗎？

霍驥一陣微顫，暖流進入她的身體，她不確定這是第幾次。

前世，她吸入迷香，他喝下春藥，洞房花燭夜反覆折騰，她昏昏睡睡、無力掙扎，而他在她身上盡情發洩。

這是兩人之間僅有的一夜，也是在這個晚上，她有了一雙兒子。

他們已經在她身體裡了嗎？倘若大錯尚未鑄下，倘若還有機會改變，倘若要徹底斬斷兩人的牽連……

她必須逃跑，必須遠離這個男人。

對，逃吧！跑得遠遠的，跑出這個男人的世界，跑到再也見不到他、聽不到他的天地，她才能自在生活、自在呼吸。

念頭起，欣然用盡所有力氣試圖將他推開。但情況一如前生，她全身綿軟無力，推著他的掌心反倒像在撫摸他的紋路肌理，想喚人相救，但發出的聲音卻像呻吟。

怎麼辦？警鐘不斷在腦海裡敲響，她無能為力。

她試圖讓腦筋清醒，試圖解除狀況，但是片刻後……她的眼皮越來越重，頭腦越來越昏，胸口的氣息變得緩慢，思緒漸漸中斷……

昏睡前的最後意識，是他再度進入她的身體。

渾渾噩噩、迷迷糊糊地再度睜開眼，欣然分辨不出自己身在何處，只覺得自己像被人大卸幾百塊，再也組合不起來。

她死了嗎？如果死了……天，她得快點找到旭兒和暄兒，不能教他們等太久，與兒子約定的事，她從未失約過。

猛然張開雙眼，她沒看到黃泉路、沒找到兒子，只見到一屋子鋪天蓋地的紅，以及霍驥憤怒、充滿紅絲的雙眼。

他也到了？一家團聚？

不對！眼前的霍驥太年輕也太憤怒，他身上沒有自戰爭中磨鍊出的沉穩與威嚴，他咬牙切齒的模樣像極……那一夜……

等等！在懷疑猶豫間，欣然舔舔乾涸的雙唇，緩緩轉頭，當日光對上窗櫺上的囍字時，心頭一震，她想起來了……

昨夜，她回到七年前，與他再次經歷洞房花燭夜。

一樣的春藥、一樣的迷香、一樣的過程，她在醒醒睡睡間成為他名副其實的妻子。

她記得自己怨恨過，怨上天既然願意讓她重新來過，為什麼偏偏讓她回到昨夜？她記得自己企圖逃跑，然而虛弱無力的身子讓她脫離不了泥淖，所以……無數片段在腦海中浮上。

前世的這天，他認定是她下的春藥，於是兩人爭執大吵，於是他扭頭轉身、密會情人，於是他再沒進過這個房間……獨守空閨，是從這天起的頭。

望著他忿忿不平的視線，心瞬間疲憊，她不想重複相同的過去。

緩緩吸氣、深深吐氣，她試著平靜，試著不讓自己恐懼，視線卻不經意滑過他的臉，原本不想看的，但他的眉眼、他的鼻唇，他深邃中帶著桀驁的眸光，在短短數息間又烙進她的心。欣然怦然心動，胸口止不住的撞擊聲響起。怎麼辦？無可救藥了嗎？為什麼單單一眼又教他入侵？

望著一語不發的欣然，霍驥的憤怒累積到喉嚨，火氣竄上腦袋。

她憑什麼以為他是可以輕易被擺佈的男人？是誰給她的自信，讓她有恃無恐？

狠狠咬上後槽牙，他發誓，會教她後悔一輩子！

又是同樣的表情、同樣的憤怒，前世的欣然不解，但是今生……有了經驗，她知道他是多麼固執的男人。

下一刻，他冷冽的聲音吐出熟悉的話語。「是妳下的春藥。」

是肯定句，不帶疑問成分，未審先判，這是他一慣對她做的事。他認定她狡猾奸詐，認定她無所不用其極，只求達到目的，不擇手段。

那時他是怎麼說的？哦，她記起來了，他說：「你們宮裡的女人……」

字面上沒有謬誤，她確實是宮裡的女人，只不過口氣裡的鄙夷憎惡讓人難受。

宮裡的女人是什麼模樣？權謀縱橫、心機算計？步步花開妖嬈，句句暗藏玄機？

他錯了，她不狡猾奸詐，她習慣明槍明箭，習慣把目的明擺在臉龐，被父皇寵大的孩子不需要權謀算計就能達到目的，她何必費這種心？

也許就是輸在這裡，比起善於在暗地操作的梅雲珊，她的手段太低階。

迎視他的憤怒，欣然考慮該怎麼做，像過去那樣解釋、辯駁，找出十種說法來證明自己不需要那麼做？

但那麼努力的解釋有用嗎？沒用，她說破嘴，換來的是他的不屑鄙視，他仍堅信是她下的手，只是增強了爭執，只是讓他在認定她狡猾奸詐之後，又相信她牙尖嘴利，所言所語不可盡信。經驗教過她，別做多餘的事，她不是不知道霍驥這個人多麼固執，認定的事何曾改變？

他認定梅雲珊便一心一意以誠相待，即便她嫁給燕曆堂亦是愛屋及烏，傾力相助，他用盡才能心力將她捧上后位，最終……

認真想來，霍驥和她一樣，是個愚蠢又可憐的傢伙。

只是，塵世間攘攘不息，為生存、為名譽、為權勢、為愛情……一個個耗盡心力，無人不冤，有情皆孽，細細究竟，誰沒有可憐委屈？

一世碌碌，讓她看透世間兜兜轉轉、起起落落，到頭來，是你的想甩也甩不掉，不是你的再兜也攬不了。

霍驥不是她燕欣然的，不管前世或者今生。所以她不要重複過往，不要在他身上浪費時間，更不要與之爭辯。

淺淺笑開，欣然放棄解釋，認下他的指控。

「對，是我。」她回答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很難理解嗎？為面子、驕傲、自尊，為了順利在霍家後院立足生存。」她的口氣很淡，卻隱含對自己的嘲諷。

他聽出來也看出來了，她望著自己的雙眸沒有過去的狂熱，她的臉龐失去興奮激情，她對他……冷淡得像個陌生人。

什麼理由讓她在處心積慮嫁進霍府後，態度大轉變？因為欲擒故縱？她正在醞釀下一波陰謀？

想證實什麼似的，霍驥又問：「這麼做，對妳有什麼好處？」

「人要臉、樹要皮，我要的不過是一塊遮羞布，你不至於連這個都捨不得吧？」

遮羞布？她怎能如此雲淡風輕？霍驥不輕易發怒的，但他被惹火了，什麼事在她眼裡都是理所當然？

知不知道她的任性改變他的命運，知不知道雲珊因為她的恣意而受傷，她只看得見自己、只想著自己，從不考慮別人的心情？

真是個再自私不過的女子，偏偏他得和這種人牽扯一世！

他不是刻薄的男人，但想起雲珊的眼淚哀傷，他抑不住刻薄。

霍驥咬牙，放任自己對她殘忍。「如果妳只想要一條遮羞布，相信不少男人願意毛遂自薦，請問，為什麼非我不可？」

為什麼非他不可？這話，她也問過自己無數次。

是中蠱？是命運注定？不知道，她問過一輩子、盼過一輩子，直到冰冷的刀鋒落下也解不出答案。

她冷笑諷刺。「所以你該感到榮幸。」



榮幸？對，他真是榮幸啊，榮幸被她二度算計，榮幸因為她而身不由己，榮幸因她計畫改變……哈哈，他真真是太榮幸了！

霍驥咬牙切齒，欣然兩句話在他心底燒出一團旺火，緊握拳頭，他道：「往後有這種『榮幸』，還望公主萬萬不要眷顧我，若有別的男人願意承受，在下樂觀其成。」

意思是他不介意戴綠帽？他樂觀其成？在他眼裡，她就是青樓妓女、淫娃蕩婦？天，他就這麼看輕她？

不對，不僅僅是看輕，他是恨她吧，恨她毀了他與梅雲珊的愛情婚姻，恨她破壞他對未來的想望，便是這般深沉的憎恨，令她付出再大努力也得不到回報。

因為憎恨，無法回心轉意；因為憎恨，無法多看她一眼；因為憎恨，無法喜歡旭兒、暄兒，他對她的漠視、折辱……通通是因為太恨……

燕欣然，妳怎麼活了一輩子，卑微了一輩子，才曉得自己面對的是他永遠放不開的厭恨？她居然傻到相信盡心會有希望，努力能夠獲得改變，居然蠢到認定他會心疼她的犧牲，當光陰推動、環境改變，他會願意轉身看看背後那個深愛自己的女人。

真是笨到無可救藥……

欣然瞪大眼睛，她要把他的怨恨看得仔仔細細，要用力提醒自己，不屬於自己的男人，千萬別貪心。

吞下哽咽，她逼迫自己，將殘餘的愛戀斷得乾淨。

「不說話？」他不喜歡她的沉默。

「你在意我說什麼嗎？」於他而言，她說的話不是狡辯，就是為了促成某個陰謀而生，在他心中已經定型，她是他的對手敵人。

「不在意。」

「那就沒什麼好說的，不過我願意向你承認，堅持嫁給你是我錯了，既然你已經『慷慨』的給過我遮羞布，往後你可以不見我、不進這扇門，我保證絕對不找你麻煩。」

她認錯？她不找他麻煩？不對，她想盡辦法嫁進來，怎可能就此放棄？這不是他認知中的燕欣然。

她任性驕縱，有個皇帝父親讓她有足夠本錢使所有人聽令於她，她喜歡折服他人、逼迫他人，凡想要的就必須得到手，她是個讓人厭煩的女子，只是……

她不吵不鬧，清澈的眸光淡淡地定在他臉上，她沒說話，嘴角甚至帶著笑意，他卻看見她的……絕望？

絕望？在她三番兩次追求被拒時，她不曾絕望；在她想盡辦法接近，他卻千方百計潑冷水時，她不曾絕望。她那樣驕傲跋扈的女子，卻在嫁給他的第二天清晨絕望？

他不懂她，一點都不懂。

欣然不想面對霍驥的審視，隨便他怎麼想像，她必須學著不在乎，必須試著把他從心中摘除。

「來人。」她揚聲喊。

席姑姑推門進來，看一眼對峙中的新婚夫妻，垂眉站在桌旁。

「備水，該到前頭認親了。」欣然道。

「是。」席姑姑出去吩咐下人。

恍然大悟，霍驥嘴角揚起意味不明的笑，原來是為這齣？她以為認錯服軟，他就會低頭陪她

去認親？是啊……她不是說過嗎，什麼都不要，就要遮羞布。  
差一點點啊，差一點又被她算計，面對這樣的女子，他必須更小心。  
冷冷丟下一聲輕哼，隨意套上衣服，霍驥不看她一眼，匆匆離開喜房。  
欣然並不期待他會陪自己認親，只是再度看見他決然的背影，還是抑不住地黯然……  
閉上眼、用力吸氣，她告訴自己再不能受他影響，重生後的燕欣然怎能重複抑鬱哀傷？面對銅鏡，她逼自己露出一個微笑。  
洗漱、上妝，換過新裁的衣裳，她不允許自己懦弱。  
如果重生的時間點是錯的，那麼她便傾全力扳正錯誤，此生她再不讓劊子手手上那把刀懸於頸上。

沒人帶領，欣然卻熟門熟路地走往前廳。前世，這條路走過千百次，哪裡種什麼花、哪裡靠近什麼院，她一清二楚。  
玉屏、玉雙跟在身後，她們是從小就在欣然身邊服侍的宮女。  
由此可知，皇帝多麼心疼她，即便這樁婚姻的起因是一樁醜聞，皇帝還是高高興興的把女兒嫁出去，因為女兒喜歡，其他的都不要緊。  
於是兩百多抬嫁妝，上百人陪嫁，皇帝只恨不能給得再多。  
對此，皇后笑道：「欣然出嫁，把皇上的小金庫全給掏空啦！」  
聽見皇后說笑，皇帝道：「這倒是，要不，從妳的小金庫也倒騰一些出來？」  
皇后沒有半點猶豫，大大方方給了。  
想到這裡，欣然苦笑搖頭，自己真是識人不明，謬誤太甚，錯把蛇蠍作閨蜜，錯將虛偽當真心，不僅錯認霍驥，也錯認燕曆堂、錯認大皇兄、錯認皇后娘娘。  
她偏信李公公的話，認定母親早產身亡與皇后脫不了關係，她怨恨皇后多年，處處與她作對，直到燕曆堂坐上龍椅，李公公搖身變成總管太監，方才恍然大悟原來李公公是燕曆堂的人。  
李公公在她耳邊道盡讒言，令她疏遠皇后娘娘及娘娘所出的大皇兄與四皇兄，處處袒護「身分卑微、生母早夭、與自己同病相憐」的燕曆堂。  
父皇對三皇兄另眼相待，何嘗沒有她的因素。  
三皇兄欲成大事便缺不了金錢，確定霍驥加入三皇子陣營之後，她毫不猶豫地將大把大把銀票透過李公公送到霍驥手上，她悉心盡力助三皇兄成事，以為能換得霍驥受重用，一旦三皇兄登基，霍驥便是從龍之功，誰知結局與她想像的迥然不同。  
一聲妒忌，妒忌霍驥與梅雲珊之間的感情，一句功高震主，害怕霍驥的才能本事，然後換來整個家族、數百人身首分離的命運……  
不會了，她再不會給燕曆堂任何機會，她對天發誓！  
一路走來，現在的安南王府不濟，宅邸雖大卻敗落得嚴重，園子裡的雜草快沒過人的腳去，除那一排桂花和掉了漆的斑駁水閣，竟無其他的景色可以看，池塘裡殘荷仍在，滿樹枯枝無人修剪。  
那年她走過同樣的路，滿心欷歔，暗自下決定要想盡辦法恢復安南王府的舊日光景，為了霍驥的面子和裡子。

而今觸目所及依舊是一片灰敗，但欣然冷冷一笑，眉目飛揚。

安南王府與她何干？

腳步依舊輕快，笑容依然燦爛。原來，換一種心情，所見所受便截然不同。

玉雙在她耳畔道：「公主，外頭都說安南王府是個空殼子，看來果真沒說錯，冷宮大約都要比這裡好些。」

她不平哪，公主怎會看上這戶人家，雖說姑爺模樣長得好，可男人光靠一張臉能吃得飽嗎？何況姑爺連個官位都沒有，日後不曉得要借公主多少助力才能活出個人樣兒。

欣然點點頭，這是大實話，安南王府早已沒落，爵位世襲五代，到霍驥這一代就沒了。

霍家子弟無人以科考出仕，只能砸錢買幾個七、八品小官做做，既是砸錢買來的官位，哪裡會想到為百姓謀福，在地方做出政績？自然是有錢貪錢、有利圖利。

年輕子弟行事無成、不思長進，兩顆眼珠子除了錢，只能盯著那個已經到頭的爵位，深怕比旁人少啃兩口好處，這樣的安南王府，到最後燕曆堂居然能在他們頭上安一個通敵叛國的大罪，未免太抬舉他們。

走進廳裡，黑壓壓的一片到處都是人，欣然目光轉一圈，沒見到霍驥的親生母親琴夫人，一樣呀，與前世一個模樣……

只是，她還期待什麼不同？

琴夫人並不是普通姨娘，她是平妻，有資格出現在這樣的場合中，甚至能在安南王身邊占個座位，之所以缺席是刻意擺明態度——不接受她這個媳婦。

欣然能夠理解，梅雲珊是琴夫人相中的媳婦，卻莫名其妙被她這個公主取代，換了誰都要心生不滿。

新婚之際，滿府上下就數琴夫人最無法接受自己，誰知幾年過後，整個王府中唯一予以真心的就是她。

垂下眼瞼，見不著琴夫人，欣然有些遺憾。

看見欣然獨自進門，身旁沒有新郎官，有人竊竊私語，有人臉上帶著看好戲的表情。

欣然不以為意，爵位之爭尚未塵埃落定，這屋子裡恐怕沒有人樂意霍驥迎娶自己。

款款走到王爺、王妃身前，盈盈屈膝。「媳婦拜見公公、婆婆。」

前世最後一次見到安南王妃柳氏時，是在天牢裡。

她整張臉皺得像風乾的橘子皮，佝僂著背，整個人縮小一圈，露出的手腕、脖頸乾瘦得只剩下一層皮，可是見到欣然時，不知道是打哪兒來的力氣，竟衝過來狠狠地搥了她幾巴掌。

她恨死霍驥，若不是他支持燕曆堂，霍家豈會落得滿門抄斬的下場？她恨死欣然，若不是她選擇幫助燕曆堂，她還是坐擁富貴的安南王妃。

柳氏滿腹怨懟，熱辣辣的巴掌打在欣然臉上，她沒有還手，只是悲憐地望著將死的老嫗。

欣然不喜歡她，卻無法否認她是因為自己的錯誤遭殃。

現在的安南王妃尚無老態，身子豐腴富態，便是有皺紋也不過在眼角眉梢處。

她對著欣然微笑，自以為掩飾得很好，但過去欣然沒看懂的討厭，如今看懂了。柳氏不自然的笑意裡隱含著恨意，恨屋及烏，她恨琴夫人、恨霍驥，便跟著恨上她。

真是無辜呢，得不到丈夫疼愛、婆婆憐惜，還要成為眾人的眼中釘，她在無數人的打壓中沉沉浮浮幾度窒息，卻還非要抬高脖子活出驕傲得意，她這是在虐待自己哪！

膝下的墊子很厚，茶水七分滿，今天沒有人挑剔她，他們都在猜測，放棄公主名分是認真，或是隨口說說？

這是大燕規矩，駙馬只能領閒差不能擔任朝中要職，前世欣然不忍心有抱負理想的霍驥因為娶自己斷了前途，於是自棄名分，央求父皇將她從皇家玉牒中除名。

前世的她堅持到底，出嫁之後再不肯進宮，不與皇室攀上關係，這件事讓父皇黯然心傷不已。後來安南王府上下發現她說到做到，在確定不當公主、只做霍家婦的欣然無法為旁人帶來利益之後，態度大翻轉，活脫脫一群捧高踩低的傢伙。

「……夫妻相處貴在尊重，驥兒性子拗卻是嘴硬心軟，身為妻子多讓讓他，他早晚會知道妳的好。」王爺叨叨說著。

應了聲是，欣然接下紅封。

不多，她記得是一百兩吧，以王府目前的狀況，他恐怕也拿不出更多了。

柳氏也接過茶水，嘴巴張張闔闔，欣然半句話都沒聽進去，柳氏滿口巴結討好，目的不過是盼著新媳婦能夠幫她兩個不長進的兒子弄個官位。

看著柳氏給的玉簪，欣然差點兒笑出聲，那成色……她記得後來玉屏把它拿去逗簷下的鸚鵡。還是同樣的東西哪，所以接下來，二房、三房、四房、五房的叔叔嬸嬸也不必有太多期待，她以為就算在小小的地方能出現一點點差異也好，看來是不會了。

既然旁人無法改變，那麼她來試著翻轉吧。

一眼望去，其他房的人因心態不同，表現便也不同。

二房、四房認為就算公主媳婦能帶來好處也落不到他們頭上，誰讓他們是庶出。

五房叔嬸嘴甜心苦，再圓融不過，初初接掌王府中饋時，欣然以為口口聲聲誇獎自己、處處站在自己立場說事的他們會是大助力，後來方知他們是在背後踩她最狠的那個。

三房是柳氏手中的刀子，欣然剛進門時，大房扮白臉、三房扮黑臉，輪流在她身上使力。直到確定她是真的不想當公主，醜惡的嘴臉全露出來，她還記得那時候自己躲在棉被裡哭得無比淒慘。

他們毫不掩飾對霍驥的輕鄙，從他們口中，她方才曉得霍驥是外室之子，他們明裡暗地使絆子並想盡辦法從她身上掠奪好處，但就算好處盡得，也從沒放過他們夫妻，數不清的閒言閒語從三房嘴裡傳出去，傳得滿京城上下都曉得她這個霍夫人做得多失敗。

一次次挨悶棍、一次次受傷，讓驕縱公主在最短的時間內快速成長，在棉被裡哭過無數次之後，她看清楚現實狀況。

於是硬起背脊創立事業，她用金錢攻破幾房人的表面和諧，讓他們互相攻擊、變成一盤散沙，最後再許以好處一一拉攏，讓他們只能對自己言聽計從。

她試圖給霍驥建立一個安靜的後院，讓他在衝鋒陷陣時不必擔心後院起火。

可惜他對她不在意，對她的努力無感。

這是她沒想明白的地方，這做人哪，既然沒有觀眾，何必演得那麼賣力？

玉屏端著托盤，裡面全是長輩給的見面禮，她低頭掩飾心底的鄙夷，這種破爛貨色也只有安南王府拿得出手。

原本公主給的回禮不是方才送出去的那些，在宮中時為回禮一事，公主與席姑姑、佟姑姑商議許久，幾番精挑細選才擇定禮物，希望能在霍家長輩面前掙得體面。

可今晨公主竟臨時決定把禮物全數換成次貨，席姑姑以為公主和姑爺鬧得不愉快，一怒之下才做出這個決定，想下姑爺臉面。

佟姑姑勸上半天，說：「身外之物不足惜，重要的是日後相處，萬一與姑爺心生嫌隙，得不償失。」

公主只道要姑姑放心，她沒有這個意思。

不是這個意思，那是什麼意思？沒人知道，但既然公主堅持，她們也不好再說什麼。

可現在看看盤子裡的東西，公主這禮，換得再正確不過。

認過親，老爺少爺們相繼離開，有幾個懷抱希望的姑娘們也扁著嘴巴，把不滿意在臉上給擺得明明白白，刻意讓公主看見她們的滿肚子不喜。

可不是嗎？實打實的兩百多抬嫁妝，怎挑得出這麼寒酸的回禮？

本來還想酸上幾句的，但長輩幾記眼刀橫過來，誰也不敢多話，只能怏怏地加重腳步回了院子。

廳裡剩下幾房孀娘和媳婦，柳氏與三房互望一眼，親切地把欣然拉到身邊，對幾房妯娌說：「我們驢兒媳婦生得一副好模樣，妳們的媳婦可都被比下去啦！」

「婆婆說的是什麼話，弟妹出身和我們天差地遠，我們就是想比也得掂掂自個兒的分量。」長媳徐氏嘴巴特甜，她是柳氏的表姪女。

「瞧瞧這當大嫂的多會說話，驢兒媳婦，往後妳可有靠山啦。」三孀娘道。

「是啊，往後有不懂的，弟妹儘管來找大嫂，大嫂這靠山當定了，誰都甭想跟我搶。」徐氏親親熱熱地勾住欣然肩膀，她打定主意和公主套好交情，日後丈夫的前途說不準還得繫在她身上。

「那可不行，大嫂不能獨占咱們家的小媳婦，這麼漂亮的姪媳婦，日後我可要經常帶出門。」三房孀娘對柳氏道。

「想炫耀啊？可每個孀娘都想，姪媳婦豈不是要忙壞……」

眾人一句接一句吹捧，欣然聽在耳裡，微微笑著並不接話。

她曾被這些話迷得暈頭轉向，還以為字字出自真心，後來方才明白人心哪有這麼容易，她讓父皇給寵傻了。

「噁噁噁吵個不停，妳們還有規矩沒有？」柳氏笑觀眾人一眼，對欣然說：「驢兒媳婦，不怕妳笑，我這王妃就是個沒本事的，看人家後院治理得井井有條，偏我理不出個規矩，妳與咱們不同，後宮那樣的地方要是沒規矩可要亂了套，要不，這府裡的中饋交給妳試試，如何？」也提了呀……和前世一樣。

那時，以為婆婆的提議是看重自己，哪曉得只是試探，她還真的把中饋給接下來，拍胸脯保證會把差事給辦好，結果事情層出不窮，人人都想製造點事端逼她把權力交回去。

可她這人旁的缺點沒有，就是忒傲驕，明明扛不起卻非要逼著自己負擔，她用嫁妝補貼府裡用度，直到出現坐吃山空的危機感後才開始想辦法開源。

想起那時處境，欣然忍不住輕嘆。

她懷著孩子卻把陪嫁送回宮裡，手邊沒可用人手卻還是硬著頭皮接招，而霍驢不顧父皇反對，連聲招呼都不打的直接上戰場。

那五年對她和霍驥都是很辛苦的一段，但日子走過，事實證明辛苦不會白白浪費，他們付出、他們成功。

她變成富商，有錢聲音大，她用銀錢逼得王府上下俯首聽話，而他在戰場屢建戰功，回京時受封二品將軍，父皇特地帶領群臣到京郊相迎。

那天，她也到京郊迎接。

她滿懷希望，因為他們解決所有困境，他們有本事能力，有名望權力，再沒有外務影響，他們可以坐下來好好處理兩人關係，她盼望重新開始，他與她之間會有所不同。

誰曉得皇位爭奪戰開打，梅雲珊把他拉進三皇子陣營。

而她卻固執相信霍驥只是企圖在仕途上更進一步，企圖立下從龍之功、榮耀母親，相信他對梅雲珊的感情已是過往雲煙。

她甚至說服自己，霍驥之所以選擇燕曆堂是因為自己，他知道她與三皇兄最親近……

自欺欺人，真是件可怕的事。

「婆婆饒了我吧，媳婦初來乍到，連人都認不清，真讓我執掌中饋定會搞得烏煙瘴氣，到時嬸嬸們見我是個扶不起的阿斗，就不帶我出門玩了。」

望著柳氏精明的目光，欣然求饒地闔起雙掌，可愛表情惹出哄堂大笑。

「原來是個促狹的，我還擔心來一個事事講理的規矩人呢，這可好，我就喜歡這種招人疼的媳婦兒，往後咱們說話沒大沒小、沒規矩都別介意，這才是一家人。」三嬸樂得掐掐欣然的臉。

欣然假裝害羞低頭，心裡卻暗笑，幾個女人合演一齣戲，家家戶戶都有熱鬧可看。

柳氏鬆口氣，她還真擔心公主是個愣頭青，分不清好壞、認不出好歹，沒有半分眼色。

「別理妳三嬸，一個知禮守禮的好媳婦，硬要把人給帶壞。」

「壞一點又怎樣，大嫂沒聽過物以類聚嗎？她太乖可融不進咱們。」三嬸一說，所有人都捧場笑開。

柳氏瞄瞄站在一旁伺候的玉屏，道：「還有件事兒得跟驥兒媳婦商量商量。」

「婆婆請說。」

「我也是當娘的，自然明白皇后娘娘一片心思，總是擔心女兒出嫁後沒人疼、沒人伺候，最好把滿府得用的全給女兒當陪嫁才能安心。可驥兒媳婦，妳也知道咱們王府到現在還沒分家，五房人住在一起，平日裡都覺得有些逼仄，若是再加上妳那一百多名陪嫁，實在是……」柳氏滿臉為難。

欣然明白，這是在擔心自己人多勢眾，不受控制，也擔心自己的人變成眼線，讓她想做些壞事得擔心受限。

過去她還真被說動，點頭同意將那一百多人送回宮裡，以至於後來自己缺少人手，處處捉襟見肘。這回她再不會犯傻，這批人可是皇后娘娘精心挑選出來的，前世她不懂得感激，這輩子她要承這分情。

不過她回答，「媳婦明白，這兩天便將他們送出王府，不讓婆婆為難。」

這麼好說話？柳氏笑出幾分真心實意。「果真是貼心的好孩子，驥兒應該好好惜福的，沒想到……」

柳氏嘆長氣，欣然順勢低下頭，滿臉委屈，但心裡卻是不屑，都得了個順心遂意還想挑撥離

間？這個烏煙瘴氣的王府，也難為霍驥待得下去。

柳氏的長媳徐氏瞄欣然一眼，勾上她肩膀安慰地輕拍兩下，寬慰道：「弟妹別擔心，小叔只是一時轉不過來，日後相處明白性子，再瞧弟妹這副俏模樣，別說男人，便是嫂嫂也愛得不得了，恨不得變成男兒身呢。」幾句笑話，便把氣氛變得放鬆。

欣然抬頭道：「這樁婚事終究是媳婦魯莽，才害得相公不得不棄了梅府婚事，心中難免不平，說到底終究是媳婦的錯。婆婆、嬸嬸們請放心，三朝回門時我會讓父皇與相公好生說道，相公會明白的。」

聞言，柳氏喜出望外，她打算三朝回門？所以……

就說嘛，孩子惹出再大的事兒，血緣也砍不斷呀，何況她是皇帝最寵愛的女兒，不當公主？嘴巴說說罷了，哪能當真！

看見柳氏的表情，欣然刻意皺起眉心。「可是……今兒個相公指責媳婦，說我給他下了春藥，唉……哪有這回事，媳婦百口莫辯，相公一怒之下甩門而去，也不知道明兒個相公肯不肯陪媳婦進宮。」

柳氏表情微頓，片刻才回過神擠出一個不自然的笑臉，忙道：「別擔心，我讓王爺同驥兒說說，這麼重要的日子，哪能由得他任性？」

果然是她！欣然輕咬下唇。

柳氏為什麼要做這種事？想要破壞兩人關係讓她滿腹委屈，不幫霍驥搶奪爵位？還是怕新婚夜裡，新郎不入洞房，父皇會怪上安南王府？

她猜不出來也不想猜，反正真相沒有意義，而安府王府的一切很快將跟她沒關係。「多謝婆婆。」又說一會兒閒話後，欣然領玉屏回屋，一路上都有人探頭偷偷看她。

有三朝回門這件事，接下來的日子不至於太難過吧。

這時，霍佳瑜帶著微笑從小徑那端朝她走近。她是柳氏所出的嫡女。

走到欣然跟前，她含笑屈膝，盯著欣然的目光中有說不清道不明的興味。「嫂嫂好。」

「小姑好。」

「我聽說一件事情，想說與嫂嫂知道，卻又怕……」

欣然微哂，是那件事嗎？「小姑但說無妨。」

回到屋裡，她請席姑姑、佟姑姑進門，這一路上，她釐清了想法。

看著兩人，欣然猶豫片刻後，道：「佟姑姑，我想讓妳和秦公公帶著陪房到冀州安頓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婆婆說，安南王府太小住不下這麼多人，希望我把人送走。但他們是父皇、母后的愛護之情，我怎捨得送走他們，只心裡也明白那麼多人住進王府，便是我也要多心。」

「這倒是，不過為什麼要到冀州安頓？」

因為那裡富庶繁華不下於京城，因為前世她有兩成的鋪子開在那裡，卻得到近四成的利潤，因為那裡往返京城只需要五天，京裡有任何動靜她可以提早知悉。

更因為她……不打算讓燕曆堂順利上位。

「佟姑姑，妳先幫我辦成這件事吧，過一陣子我會給妳合理解釋。」她輕聲回答，實則想著

再多解釋，她們恐怕很難同意接下來她想做的事。

是不是該讓她們親眼看見些什麼，好讓她們支持自己？

思索片刻後，她說：「佟姑姑、席姑姑，陪我去一趟相國寺好不？」

「才成親就出門，王妃她……」

「她會同意的。」欣然篤定。

「去相國寺做什麼？」

輕淺一笑，欣然刻意掩去笑容裡的酸澀。「還能做什麼，自然是求神佛庇佑，諸事順利。」

席姑姑鬆開眉心，公主這是擔心與姑爺爭執會壞了感情，想借三炷清香反省自己？公主能夠放下身段才好，姑爺那人看起來是個心軟嘴硬的，公主得學學以柔克剛。

第二章 我不要他了

燒完香、添過香油錢，看看時辰差不多了，欣然領著兩位姑姑，一路走往後山林子。

她以為自己可以很輕鬆地完成此事，不料越走越心沉。

人生悲哀的事很多，而她最悲哀的是，即使重來一回，仍舊放不下那分情愫。

明知冤孽，明知該趁早脫離，可是想起霍驥，依然無法避免心悸。

深吸氣，腳步卻篤定，怎麼能夠猶豫？既然方向已定，她只能堅持前行。

桃林裡，一名女子眼眶蓄滿淚水，在轉身那刻，眼淚滑落，梅雲珊跨步朝霍驥飛奔。

梅雲珊投入霍驥的懷抱中，他們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，她並非不愛他，只是更愛權勢與名利，如果他身分夠高，能夠讓她在更多的人前驕傲就好，可是……

她喜歡被驥哥哥寵愛呵護，但吃著碗裡，她忍不住望著碗外，身為女人難免貪心，更何況他娶的女人叫做燕欣然，能夠給她添堵、教她過得不順心，何樂不為？

「驥哥哥，我心好難受，我不能求你別娶公主，那會害了你一輩子，可是不甘心啊，我們原本可以……」她哭得楚楚動人，動人心扉。

哭泣不止的雲珊讓霍驥胸口越悶，想起燕欣然的強勢，在宮中伴讀那段時日，雲珊就是日日受這樣的委屈嗎？

他看著雲珊出生，拉著她的手學走路，教她說話讀書，他待她比誰都親厚，許是童年寂寞，迫切想要一個妹妹吧。

當梅老太爺見他和雲珊相處融洽，問他願不願意照顧雲珊一生，他連考慮都沒有便點頭答應。之後他們訂親，他認定她是妻子，處處愛護關照，若非燕欣然橫插一腳……想起早上的對話，濃眉越緊。

「驥哥哥。」她的聲音拉回他的神志。

「對不住。」

「不是驥哥哥的錯，我只是不甘心，因為她是公主就可以為所欲為拆散我們？這算什麼，在宮裡伴讀，為了梅府再大委屈我都能忍，可這件事……驥哥哥是我的呀，她憑什麼……」梅雲珊啜泣不已。

霍驥輕拍她的背，倘若有一點可能，他不會教她吞下這分委屈，可是聖旨已下，再大的委屈他只能認了。

大大的掌心壓在她的肩膀上，霍驥承諾，「不管怎樣，我永遠是妳的驥哥哥，我會護妳一世、疼妳一世、照顧妳一世。」



梅雲珊環住他的腰，把臉埋進他胸口，她貪戀這個懷抱，但更想達到另一層目的……梅雲珊笑開，燕欣然應該來了把？希望霍佳瑜有點用處……

聽見同樣的話，欣然的心再度抽痛，一陣一陣疼得厲害。

冷眼看著相擁的兩人，胸口沉鬱一如往年，明知道都一樣的，明知道不會改變，明知道他會向梅雲珊承諾並且一路實現……明知道的情景，為什麼再次經歷時還是痛得教人咬牙？

這樣非常不好，她不想愛他了、不想要他了，為什麼胸口還會被腐蝕？為什麼那個大洞還是越擴越大？

姑姑們清冽的雙眼射出凌厲眸光，這就是公主放棄一切、心心念念想嫁的男人？昨兒個才洞房花燭夜，今日便與人桃林幽會？他們把公主當成什麼？！

玉雙更急，腳一躁就要衝出去喊人。

匆促間，欣然拽住她的手不讓她往前，因為她知道接下來的戲碼。

玉雙衝出去，不敢對霍驥叫囂，只會對梅雲珊吼叫，她罵得凶狠，梅雲珊哭得淒慘，在霍驥眼裡就是她燕欣然自恃身分欺負人。

於是霍驥打狗給主子看，抓起玉雙摔出去，她的背重重撞上樹幹、吐了血，她不滿地挺身為玉雙撐腰，然後……爭執、怒罵、她對霍驥動手……

那團混亂，她不完全記得，但確定的是從那之後兩人成了陌路。

清冷一笑，欣然目光示意，轉身離去。

她想，這幕足夠令席姑姑、佟姑姑明白，有些男人值得等待，有些男人適合擦肩而過，霍驥是後者。

「公主！」梅雲珊的聲音響起。

壓抑不住的冷笑自欣然唇間漾開，正常人碰到這種情景，躲都來不及，怎會自己撞上來？

搖搖頭，可不是嗎？伴讀多年，梅雲珊把她的脾氣摸得透澈，知道看見到這幕她肯定會大吵大鬧，令霍驥越不待見。

欣然這一刻恍然大悟，還以為只是湊巧呢，以為霍佳瑜替自己打抱不平，原來……梅雲珊等著她大鬧一場吧？

換言之，這幕不是偶然，而是特意为她安排的大餐？鴻門宴哪，宴無好宴，她就這麼撞上來了，誰說後宮女子城府深，在城府這事上頭，她哪裡是梅雲珊的對手。

這次，欣然不打算如她的意，假裝沒聽見梅雲珊的輕喚，她往前再走幾步。

事情就這樣過去？不行，梅雲珊怎能甘心，苦心安排的場景怎麼能夠輕易落幕，她再喚一聲。

「公主。」

這麼急著破壞她的形象？欣然緩慢轉身，望著眼前一雙璧人。

梅雲珊抓住霍驥衣袖縮在他背後，發抖的模樣真教人心疼，而霍驥護犢的神情……怎麼，她是出柙猛虎？

沒有狂怒、沒有激昂，唯有沉靜目光望著靠在一起的兩人。

壓抑心酸，淡然一笑，欣然道：「回府後，若是相公有空，談談吧。」

她沒打算鬧事？霍驥再度意外，她的行事作風與他預料中不同，他皺起濃眉，難不成這又是欲擒故縱？

霍驥僵硬點頭，不管怎樣，雲珊的名節不能因自己敗壞。

「行。」霍驥回答。

恬然一笑，欣然扶著玉雙再度轉身。

梅雲珊急了，花費心思佈置這場戲，怎能不收回幾分效果，突地，她從霍驥身後跑出來奔到欣然身邊，一把拉住她的裙袂就地跪下。

「公主，妳饒了驥哥哥吧，都是我的錯，是我要驥哥哥過來的，是我哭著求著要求見他一面，驥哥哥只是於心不忍……我發誓，以後再不私下與驥哥哥會面，求妳別在皇上跟前告狀，別斷了驥哥哥的大好前程。」

說得情真意切，哭得楚楚可憐，男人喜歡的都是這款女人嗎？難怪，她終其一生都無法得霍驥青睞，她再會演，也演不來嬌羞可憐的女人呀。

不過梅雲珊確實很厲害，一番話全無私心，聲聲句句全是為她的驥哥哥著想，她若是男人也要心動的吧。

欣然彎下腰，輕輕扶起梅雲珊，口氣無比委婉。

「梅姑娘，妳怎會有這種想法呢？我再傻也明白以夫為尊的道理，既已嫁入安南王府，相公與我便是兩人一體，他過得不好，我豈能安好？何況父皇的手再長，還能伸入女兒閨房？」

「別擔心，我都明白的。過去我不識得相公，是梅姑娘不斷在我耳邊提及相公的聰明睿智與高強武藝，要不，我怎會對一個陌生男子上心？既知相公本事，不能相幫一把已覺可惜，又怎能阻擋他的前程？妳說，是不是這個道理？」

梅雲珊滿臉訝異，這是燕欣然嗎？不對啊，她怎麼會是這樣的反應？

燕欣然應該暴跳如雷才對，親眼看見丈夫與她親熱，不撕了自己已經夠奇怪，至少應該……她又不笨，事情發展至此，應該明白自己被背叛。

是她告訴欣然她不喜歡霍驥，只心怡三皇子，是她惶恐即將到來的婚姻，也是她哭著求欣然襄助一把，破壞她與霍驥的婚約，現在她又在霍驥面前哭訴，欣然怎麼能夠不發火？

欣然冷眼看著怔愣的梅雲珊，再輕瞄霍驥一眼，明白了嗎？她與他的「緣分」，梅雲珊可是使了大把力氣呢。

這時梅雲珊回神，猛然磕頭，一下重過一下。「求公主饒命，求公主饒命。」

欣然好笑，不痛嗎？這麼下死命硬磕？

嘆氣蹲下身，她勾起梅雲珊下巴，眼神無比認真。「梅姑娘，我可不可以請教妳一個問題？」一句話，梅雲珊再度怔住。怎麼還沒激出她的怒氣？那麼該怎麼做才好？

梅雲珊不語，只用一雙楚楚可憐的眼睛望著她。

欣然問：「我認真回想，梅姑娘進宮伴讀多年，我幾時打罵過姑娘，幾時對梅姑娘說過重話？梅姑娘怎麼會如此懼怕我？捫心自問，我雙手不曾沾過鮮血，那我到底做過什麼讓梅姑娘認定我會傷妳性命？倘若梅姑娘願意據實以告，我會對姑娘萬分感激。」

她問得梅雲珊答不出話。

席姑姑適時插話，「人無害虎心，虎有傷人意。公主心善，不知道這世間有人喜歡往別人身上潑髒水，好顯得自己高潔。」

玉雙聽明白了，冷笑道：「咱們公主最是仁善不過，黑棗胡同裡一批批的全是咱們公主養大的孤兒。連孤兒的性命，公主都如此看重，又怎會隨意傷害梅姑娘性命？梅姑娘就放一百個心吧。」

「別再說了，還請相公送梅姑娘回府，單身女子出門，身邊沒帶幾個人服侍，終究危險，還是早點返家才好。」

欣然朝霍驥屈膝為禮，領著席姑姑等人原路返回，平靜得像沒發生過任何事似的。

自始至終，霍驥不發一語，他安靜聽著兩人對話，陷入深思。

欣然沒有對他說任何話，卻是句句都在提醒他。

錯了嗎？是他一味偏信雲珊，相信燕欣然驕恣任性、為所欲為，相信她是個修練成精、心機深沉的後宮女子……

「驥哥哥。」梅雲珊微弱的聲音拉回霍驥的注意力。

他俯身將她扶起。

「驥哥哥，我做錯了，我好像害到你。」

「別擔心，她沒有妳想像的那麼生氣。」

「不對不對，驥哥哥不懂，公主就是那樣的人，她喜怒不形於色，越是平靜便越是憤怒，她肯定會想盡辦法把這口氣給出了才罷手。方才我應該讓她打一頓的，打過便也解氣了，可是現在……我不知道她會用什麼手段，不知道會不會禍害到安南王府或是相府？全是我的錯。」

梅雲珊不停自責，滿臉的憂心忡忡。

霍驥凝睇著梅雲珊，真的是這樣嗎？

昨晚霍驥送梅雲珊回府後，並沒有進喜房。

說不失望是假的，欣然那麼努力改變，希望事情發展與前世不同，但很顯然並未出現改變。

「公主，姑爺沒來，還要進宮嗎？」玉屏問。

「當然。佟姑姑走了嗎？」昨晚她們定下計畫，一早就讓佟姑姑和秦公公將百餘人帶往冀州，她也打算離開，但必須在接到兩個人之後。

「是，一早就離府了。」

欣然微笑，柳氏肯定很高興吧，一個位高、深受皇寵又聽話的媳婦，雖然不是嫁給她的親生兒子，但多少能夠帶來利益吧。

「王妃已經備好回門禮。」玉雙說完，噘嘴回答。「寒酸得很，公主要不要再添一些？」

要是在過去，玉雙肯定要吃排頭，那時欣然不允許下人喊自己公主，她提起十成精神努力當霍家媳婦，不過此生……倘若狐假虎威能為自己謀利，有何不可？

「不必，安南王府是什麼光景，父皇還能不明白？」

打理好自己，用過早膳，欣然領著席姑姑和玉雙進宮，昨晚她忙一整晚挑燈夜戰，睡不到兩個時辰，把該寫的東西全都整理好帶上。

走出大門口，在馬車旁看見霍驥時，她有些意外。

是柳氏的本事，能逼得他走這一趟？還是昨天的交手讓他想要研判自己有什麼後招？

微微點頭，欣然上馬車，方坐定，發現霍驥也跟著坐上馬車，玉雙想上車服侍卻被欣然阻止。

「妳去後頭，與席姑姑坐吧。」

玉雙咬唇，偷眼瞧霍驥，他會欺負公主嗎？

看見她的表情，欣然瞭然，道：「快去吧，我沒事的。」

車簾放下，一聲鞭響，馬車緩緩前行。

欣然倒一杯茶水遞到霍驥跟前，他狐疑地望她一眼，將茶接下。

懷疑堂堂公主怎會紆尊降貴為他倒茶？可不是嗎，若非經歷過事必躬親的前世，她確實是個十指不沾陽春水的高傲公主。

「能夠談談了嗎？」欣然問。

「可以。」

「首先，我很抱歉，是我得到錯誤消息，誤以為梅姑娘心繫三皇兄不願嫁你為妻，才會做出錯誤判斷導致這樣的結果。」

至於是誰給的錯誤消息，她但願他的腦袋夠清楚，能夠猜出幾分究竟。

「局面已經造成，抱歉有何用？」他嘴巴說著，心裡卻在想，他應該因為她的話懷疑雲珊嗎？她不介意霍驥的冷諷，回答，「考慮再三，我已想通，與其造成三個人的不幸不如成就兩人的幸福。一個月後，我會搬到鄉下莊子養病，放心，我不會讓父皇遷怒安南王府，只要你能說服梅姑娘做你的平妻，我就能說服母后下旨賜婚。」

有皇后賜婚，梅雲珊這個平妻也與正妻沒什麼不同，只不過他能說服得了嗎？她很期待呢。

「堂堂相府千金，豈能嫁人做平妻？」他冷笑。

「為什麼不能？首先，梅老太爺看重相公，自小栽培又讓孫女與你定下親事，難道不是希望日後能夠相互扶持？再則梅雲珊不過是個寄在嫡母名下的庶女，王府嫡子娶相府庶女為平妻也不算辱沒。」

梅夫人心善，不偏不頗，她拿梅雲珊當作嫡女教養長大，琴棋書畫樣樣不虧她，當然，她也上進，比起相府其他女兒更加努力，要不是如此，怎能得到伴讀這等美差。

何況，若梅雲珊不是庶女，即便梅老太爺再看重，在安南王府尚未認回霍驥之前，他也就是個父不詳的私生子，梅家豈肯為一個私生子捨出一個嫡女？

如今，霍驥的母親是安南王平妻，他是嫡子，梅雲珊嫁給他算是高攀，就是平妻也說得過去。

「妳看不起庶女？」

這是雲珊的痛，她之所以敏感、易受傷，之所以委屈、哀愁，全是因為這個身分帶給她的心病。

「相公何來此言？認真說來，我也是個庶女，親生母親品級不高，若非父皇愛重，我豈能平安長大？」

「所以妳想把雲珊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管？」

「相公想差了，梅姑娘雖以平妻身分入王府，我又不在府裡，哪有看管一說？日後，相公的後院自然以她為大，再說哪天正室歿了，依相公對她的愛護，能不扶為正室？」

「昨日桃林相會，妾身已然看清，梅姑娘對相公情深義重，恨不能終身相守，既然暫時的委屈能換得一世相伴，我相信梅姑娘自然是甘之如飴。依我看，此事並不難辦。」

「妾身說到做到，若相公能夠說服梅姑娘點頭，我定讓母后為你們作主。」欣然口氣決然。沒錯，她心腸夠壞，非要讓他去撞牆，非要逼他去看清楚梅雲珊的「情深義重」長什麼模樣。霍驥心中琢磨，她果真如此心寬，能夠容得下雲珊？還是另有打算？

欣然見狀抿唇笑開，他不相信她呢，她是做過什麼值得他處處防備？

緩緩吐氣，她說：「倘若相公不相信，我願立下字據以表真心，相公會看見妾身誠意的。」她

會讓他看見的，在不久的將來。

欣然轉頭望向車外，隔著紗簾，外頭的景物模模糊糊的，像她眼前處境，挨不著光明。

「妾身還有一件事，想與相公相商。」嘴巴說著，她的視線依然定在窗外。

「說。」

「梅相爺認定你有大才，望你走科考仕途，留在京城朝堂為百姓勤政，但相公自小尚武練得一身好武藝，於兵法有深入研究，如今南方倭寇猖獗，北遼蠢蠢欲動，相公是否考慮過征戰沙場？」

欣然的話令霍驥震驚，這恰恰是他心中所想，只是無法對梅老太爺宣於口……不過提到這個，他想起那本《袁氏韜略》。

「妳怎麼知道我於兵法有深入研究？」

「你當我掐指能算嗎？自然是聽說的。」

聽說？又是雲珊？梅府上下只有她曉得自己偷偷學習兵法。

雲珊聰慧，若真心崇慕自己，怎會將他的事透露給燕欣然，難道不怕對方起了爭奪之心？

是閨蜜間心事分享？更不對，雲珊口口聲聲畏懼燕欣然，怎會對她吐露心事？

看見他的表情，欣然垂眉淺笑。開始對梅雲珊心生懷疑了嗎？

前世她不懂為什麼成親不久他便急著上戰場，起初以為他只是想逃避自己，後來打勝仗的消息不斷從前方傳來，她才曉得他有目標、有大抱負，他心有成算想在戰場上立威立名。

幾番聯想，欣然恍然大悟，她終於明白霍驥為何匆忙向梅府提親，打得梅雲珊措手不及只能求助她，設下粗糙的逼婚圈套。

原來是他急著上戰場卻不想讓梅雲珊枯等，糟蹋青春歲月。

「倘若相公不反對，今日妾身便了了相公心願，如何？」

下意識地，霍驥勾起欣然的下巴，細細審視她的臉。

這是他第一次認真看她，雪白清秀的瓜子臉上，眉黛微顰，一雙杏眼黑白分明，嫵媚中帶著三分英氣，清麗脫俗，氣度不凡，她是個相當美麗的女子。

但他想看的不是她美麗的五官，而是她的心思。

他一直想不透怎麼會單單一眼他便認定自己、想嫁自己為妻？即使知道他早已定下婚約？

一個高貴美麗的公主，想要什麼男人沒有，為什麼非要汲取自己這瓢對她無心無意的弱水？

她到底是個怎樣的女人？

是如雲珊所形容的心思狡獪、狠戾惡毒？還是如貼身宮女所言的寬厚慈愛、宅心仁厚？

霍驥緩言問：「妳想要什麼？」

欣然失笑，前世今生，他怎老是問她相同的話——她想要什麼？

很難懂嗎？她要他的心、他的感情、他的一生，他的偕子之手與子偕老。

可不知道他是不明白，還是刻意不給，抑或者……給不起？

「你說呢？」

「妳是個怎樣的女人？」

終於對她感到好奇？曾經她想盡辦法想讓他瞭解自己，而今……算了，他已失去機會。

輕嘆，她笑道：「那不重要。」

皇帝匆匆走進慈寧宮，他沒料到固執的欣兒還肯進宮。

成親前她信誓旦旦說待出嫁後，她是霍家婦，再不是玉華公主。

她堅定的目光讓皇帝想起自己。

天下皆知，帝王心中無家有國，後宮佳麗要雨露均霑，要勤政於前朝，也得培養下一代明君，那是身為帝王的責任。

因此，專情不該、迷戀不允，女子於他不過是開枝散葉的工具，可偏偏他愛上蘋兒，他無法不專情，為她，甚至可以放棄帝位。

他犯規，犯了帝王該遵守的規矩，母后不能明著與他對幹，便在暗地下手。

最後，蘋兒死去，若非皇后力保，若非欣兒是女兒，恐怕他也留不住欣兒，為此他感激也敬重皇后。

對母后，他心中有打不開的死結，直到欣然為一個男人竟要放棄身分地位權勢時，他方明白母后心裡的痛。

可是，欣兒回來了。

代表她還認他這個父皇，代表她沒真要和皇家徹底切斷關係？這怎不令他欣喜若狂？

慈寧宮裡，看見父皇大步走了進來，欣然紅了眼眶，她想他啊，好想……

放下茶盞，她快步迎上去。

「爹。」軟軟的聲音，軟軟的撒嬌，她已經好久沒做這樣的事。

皇帝笑得一臉滿足，天底下只有欣兒會喊他爹，一把將女兒抱進懷裡，冷冷的目光卻射向皇后座下的霍驥。

「怎麼哭了，誰欺負妳？爹給妳撐腰。」

皇帝的話讓人無語，慈寧宮裡不只有皇后和霍驥夫婦，大皇子、大皇妃和四皇子都在呢。

此話一出，霍驥的臉要往哪裡擺？

霍驥並不覺得窘迫，只是意外。

他曉得欣然深得帝心，卻沒想過皇帝如此寵她，難怪她敢信誓旦旦保證懿旨賜婚，所以……旁人覺得難上加難的事，真的能讓她三言兩語搞定？

「哪能呢？打狗還得看主人，誰敢欺負我？也得先瞧清楚，我身後站的是誰。」

欣然嬌俏地朝霍驥擠擠鼻子，可愛的模樣惹出一屋子哄堂大笑。

皇帝笑著捏捏她的臉，說：「都嫁人了，還是一樣調皮。」

「女兒能調皮任性，還不是因為有爹寵著。」

「這話說得好，甬擔心，爹會寵妳一輩子。不管妳是不是嫁人，都是朕的女兒。」

「欣兒知道呀，得燒過幾萬炷高香、修過幾千世善緣才能當一世公主，我又不傻，要不是確定無論如何父皇都會把我給寵上天，欣兒哪肯輕易放棄公主頭銜。」

「還敢提這個？朕真想打妳一頓屁股，好端端的腦子進水，居然……」當初就該堅持，不允她從皇家玉牒除名。

「才不是腦子進水呢，是欣兒精明聰慧才會做出這個決定。」

「精明？妳好意思說。」皇后覷她一眼，為這件事，皇帝心情悶了很久啊。

欣然笑著鬆開皇帝，走到皇后身邊坐下，說：「欣兒可不是精明嗎？母后，我便是知道爹為南

方倭寇和北遼的事，一個腦袋腫成兩個大，這才想方設法要助爹爹一臂之力的呀。」  
對於她的親暱，皇后微詫，欣然是個直來直往的直腸子，有什麼心思全表現在臉上，多年來她對自己一向疏離，怎麼才出嫁幾日就……

瞥見皇后的目光，欣然微哂，靠得她更近。

她再不傻到讓人當槍使，錯把好人當壞人，心生怨恨。

欣然對皇后的態度讓皇上很滿意。「說說，妳想出什麼方、設出什麼法來助朕一臂之力。」

「欣兒要給爹爹推薦一個好人選，有他在，倭寇、北遼算什麼？」

「哪來的好人選？」

她起身拉起霍驥，將他推到皇帝跟前。「就是他呀。要是讓他變成駙馬爺，自絕於朝堂，燕國可要硬生生損失一名大將。損失便損失了，反正朝堂事與我一個弱女子無關，可我心疼爹爹早生華髮，這才決定放棄公主頭銜的呀。」

欣然說的好像真有此事似的，前世，她是直到他悄悄投身軍旅打下無數勝仗、凱旋班師才能確定他有大本事，而不是只有小興趣的。

霍驥微訝。他耗盡力氣在科考之路一步步往上爬，不知道要爬多久才能站到皇帝跟前，沒想到她輕輕一推，他就直達夢想邊緣。

「霍驥？他有什麼本事？國家大事可不能鬧著玩。」皇帝輕斥。

「什麼鬧著玩，我這叫內舉不避親。父皇千萬別看輕女兒，沒有三兩三，我豈敢把他推上梁山？他一死，我得當寡婦呢，我會笨到拿自己一輩子開玩笑？」

皇帝定眼看看霍驥再看看女兒，片刻後對霍驥道：「說說，你對倭寇有什麼看法。」

欣然丟給他一個眼色，她只能幫到這裡，接下來看他的了。

過去，他離開安南王府之後沒人知道他去哪裡，是她在他的書房中找到許多對北遼、倭寇的文案冊集，這才猜測他是不是隨著出征隊伍前往南方。

那時他從一個小兵起的頭，而今，她把他推上數級，希望他能盡情發揮。

確實，對於倭寇，霍驥研究透澈，皇帝的問題難不倒他。

他侃侃而談。「倭寇的形成就一個字——窮，倭寇散居南方海域的島嶼，範圍從……」

本是漫不精心的態度，四皇子燕曆鈞聽見霍驥的說法，越聽越上心，他本就好武，幾度懇求父親讓他隨軍歷練，只是未果，如今聽著霍驥有條有理地分析起倭寇，心底那盆烈火燒了起來。

皇帝也聽出意思，阻止霍驥，道：「御書房裡有嶼圖，能說得清楚些。」

「是。」

皇帝起身，燕曆鈞顛顛兒跟上，這麼有意思的事，他豈能不湊一腳。

眼看大皇子也要跟過去，欣然悄悄拽了下他的衣袖。

兩人目光對上，大皇子點點頭，送皇帝離去後，轉身回來。

「皇妹有話想對我說？」燕曆銘問。

「是。」

皇后很高興欣然願意同兒子親近，拉起大皇子妃童氏，道：「咱們娘倆兒出去外頭逛逛。」

欣然及時喚住她們。「母后、皇嫂，妳們也留下吧，此事需要母后、皇嫂幫著參詳。」

她凝重的目光讓兩人上心，皇后著人在外頭守著，關上殿門，問：「發生什麼事嗎？」

微笑，欣然道：「直到昨天，我才發現，這門親事沒我想像的那麼簡單。」

「怎麼回事？」皇后擰了眉心。

欣然從頭說起，從對梅雲珊的閨蜜情感，她與霍驥的親事起因，牽線梅雲珊與三皇子、設計霍驥……件件說得詳細清楚，中間透出些許想法，聽得皇后娘娘與燕曆銘面色凝重。

皇帝龍體康健，正值盛年，任誰都不會想到皇位之爭，而低調謹慎看似平庸的燕曆堂竟然已起結黨奪位之心，難怪……燕曆堂果然聰明，知道皇上疼愛欣然，從她身上下手。

「……成親前幾日，我在無意間聽到三皇兄與李公公的對話，這才明白多年來自己被人當槍使，誤以為娘親的死是母后的手筆，於是處處同母后作對，是欣兒不懂事，還望母后原諒。」她屈膝致歉。

皇后拉起欣然讓她坐回自己身邊，看著她的容顏、順順她的頭髮，輕聲道：「未出嫁時，本宮也曾有過少女情懷，也嚮往一生一世一雙人的美景，只是得知自己被選入宮那刻，便也明白那番美景與自己無緣，堅持那種事不僅僅是為難丈夫，更是為難自己。」

「可妳娘親出現了，皇上一見鍾情，那是真心真意、無怨無悔的喜歡，為她，皇上甘願放棄大好江山，知道嗎？便是甘願兩字害了妳娘親性命，因為他們的愛情違反後宮規則。」

「本宮同情妳的母親，卻更同情皇上。因為死亡容易，活著需要更大的勇氣，妳明白嗎？」這是皇后與欣然第一次開誠佈公，欣然輕輕的反手握住皇后的手，低聲道：「母后更不容易。」童氏笑著拍拍欣然的背說：「知道母后不容易，往後可得疼疼母后，疼疼妳大皇兄、四皇兄。」

「嗯。」欣然點頭，這本就是她的打算。

燕曆銘沉吟片刻後，說道：「以老三目前的處境，想求娶梅家嫡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梅相爺清楚得很，眼前效忠父皇是唯一的選擇，他無意與人結黨派。」

童氏接話，「所以三皇子夠聰明，透過公主結識梅雲珊，引得她春心萌動非君不嫁。一來梅雲珊不過是掛在嫡母名下的庶女，再加上公主這層關係，梅相爺不至於反對到底。二來若是連庶女都能嫁進皇子府，難道嫡女不會有更好的選擇？若此事成功，三皇子再使出水磨功夫……梅府可不是只有梅相爺，還有好幾房人呢。」

欣然垂眉微笑。春心萌動非君不嫁？不是，應該是有共同利益一拍即合。只是既然梅相爺不與人結黨成派，為何梅家到最後會為燕曆堂助力？因為霍驥？因為自己？

「目前梅府態度如何？」皇后問。

「應該是模稜兩可，但梅雲珊不願嫁給霍驥，卻又以童年情誼勾住他的罪惡感，我想，三皇兄有意拉攏霍驥。」

「霍驥能有什麼助力？他連個官身……」童氏話說一半，停嘴。

以剛剛表現，霍驥確實有大才，莫非三皇子早已看出他非池中物？

「不敢欺瞞母后，霍驥確實是個棟梁之才，欣兒旁的不行，這閱人本事是淬進骨子裡的。」

欣然心苦，此生唯一看錯的是梅雲珊，沒想到一個錯眼竟害得自己、害得丈夫兒子、害安南王府上上下下百餘人喪命。

她從袖中抽出一張名單遞給燕曆銘。「過去我與梅雲珊交好，經常進出梅府，梅老太爺經常與我說道朝中大小事，這裡面是他點名過的可用之人。」

也是上輩子燕曆堂極力交好、與以助力，推他上位之人。

看著名單，燕曆銘面露深思，這些人背後的聯結、代表的勢力……他望向欣然，真是梅老太



爺點名，抑或是……她知道老三暗中的運籌帷幄卻不想點明？

如果老三已經做到這步田地……

「不能讓老三娶梅氏。」燕曆銘凝重道。

不想搞到兄弟鬩牆，最好的方式是把所有可能掐死在未萌芽之期，如今梅雲珊未嫁，梅家尚未歸入老三手下，還有機會扭轉。

欣然微笑，說到這裡夠啦，都是聰明絕頂之人，她提了個頭，後續自會有人去做。

「欣兒有件事，想求母后幫忙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母后給霍驥提兩句吧，只要梅雲珊肯嫁，母后就下旨賜婚。」她倒要看看，到時梅雲珊有什麼藉口推拖。

童氏掩嘴笑開。「這丫頭真壞，竟想出這等主意，梅雲珊想嫁的可不是霍驥。」

皇后道：「行，男人總是在女人身上犯傻，本宮會讓霍驥看清楚梅雲珊本性，再不讓咱們欣兒受委屈。」

欣然搖頭。「不是的，這非我本意，霍驥給不了欣兒委屈。」

皇后沒聽懂她的意思，欣然解釋。「我已經錯過一回，怎能一路錯下去，既然他心中無我，無妨，我不要他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童氏驚訝失聲。

「母后幫幫我吧，求母后了……」第一次，欣然對皇后娘娘撒嬌。

### 第三章 找回舊時人

三朝回門後，霍驥幾乎每天入宮面聖，所談所言皆是剿滅倭寇一事。

欣然已經把梯子搬給他，但願霍驥不負期望能為大燕朝堂貢獻心力，順利成就他曾經成就過的事。

安南王知道此事，高興得連走路都在哼歌，有這麼一個兒子在，霍家門楣肯定要恢復昔日榮景。

與安南王不同，霍驥的得意令柳氏眼紅，不時把媳婦召過去「談心」，雖然頗覺厭煩，欣然卻耐心應付，反正不會太久了。

佟姑姑和秦公公已將人帶往冀州安頓，留在欣然身邊的只有席姑姑、玉雙、玉屏三人。

那天的桃林密會帶給席姑姑極大震撼，欣然之所以留下她，而不是佟姑姑，便是因為席姑姑比誰都見不得欣然受委屈，所以她定會助欣然順利脫離安南王府。

短短十數日，席姑姑在京城買下一間二進宅子，也一趟趟將欣然的嫁妝運出王府變賣，換成銀票。

離開的準備工作順風順水地進行著，再過十七日……欣然看一眼還貼著大紅囍字的房間，淡淡一笑。

她可以的，可以了斷這裡的一切，重新開始。

「姑娘，已經準備好了。」玉屏上前請示。

席姑姑帶著最後兩匣子珠寶出門，嫁妝只剩下木箱裡的字畫，以及桌椅床櫃等大宗物什，到時候再挑選一些昂貴的擺飾帶走也就差不多了。

「走吧。」

這趟出門，今晚恐怕無法回來，柳氏那裡得找個好說詞。

欣然領著玉屏出屋，令玉雙留守，才剛走到院子竟意外遇見琴夫人，她是霍驥的親生母親。在王府中，有關於琴夫人的說詞是——膽小、怯懦、沒出息，小門小戶不敢相爭。

可她的行徑看在欣然眼裡，覺得她才是個真正聰明的，偏安一隅不與人相交、不參與爭鬥，安安靜靜過日子，等兒子出息長進後自有她出頭日。

琴夫人年近四十，許是性情平和婉順，行為舉止都帶著溫柔氣質，看起來比柳氏年輕許多。她的容貌極好，霍驥是肖了她才生就一副好樣貌。

上前，欣然屈膝為禮。「琴夫人安好。」

琴夫人細細打量燕欣然，一開始她並不喜歡她，一個用手段謀得婚姻的女子不值得高看，但這些日子……驥兒說，她與傳言大不相同。

她不知道哪裡不同，可是身為母親，眼看著兒子意氣風發，知道這是燕欣然的手筆，怎能不心生感激？且她不邀功、不驕傲，性格與雲珊所言並不相同，她守禮遵禮，恪守媳婦之道，自嫁進安南王府後踏踏實實地過日子，或許……該換個角度看她。

「要出門？」琴夫人看一眼玉屏手上的包袱。

「是。」欣然微微一笑，簡單回答。

「妳送來的糕點極好，一直沒同妳道謝。」

「琴夫人客氣了，這是媳婦該做的。」

琴夫人喜歡甜食，獨居在小院裡無事可做，成日琢磨各種點心作法，前世她開小食堂時琴夫人還曾經送她幾張自己琢磨出來的食單，她極其疼愛旭兒、暄兒，認真說來他們背的第一首詩、認的第一個字都是琴夫人教的。

「聽說那些糕點是妳身邊丫頭做的，本想跟妳要食單，既然妳要出門……」

「無妨，回頭我讓無雙去見夫人。」

「那就多謝了，有空到我院子裡坐坐吧。」

邀請？前世琴夫人花了年餘時間考察自己，再加上旭兒、暄兒的出生，她才漸漸放下心結嘗試接納自己，現在才多久？

不過這是好事，她一直都喜歡琴夫人的堅毅與睿智，同她說說話，心裡有再大的事兒都能擱下。

笑容浮上嘴角，欣然點頭應下。

「時間不早，既然要出門，快點去請示王妃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離開琴夫人，欣然心情有說不出的暢快，還以為此生要失之交臂的，沒想到……趁著離開之前，多去看琴夫人幾回吧。

一走進主院，柳氏看見欣然，連忙掩飾臉上不快。

欣然一眼發現，低頭斂起笑意，上前問安。「媳婦給婆婆請安。」

「快起來，又不是不知道我最不耐煩這些規矩。」柳氏拉著她坐下，著人泡茶。

「婆婆，大伯的事成了，古尚書說雖是八品小官，卻是個肥差，不少人爭著要。這兩天大伯有空，去吏部辦妥文書後就能上任，倘若大伯好好做事得上鋒喜愛，再升個兩級也是能的。」乍聽得欣然的話，柳氏掩不住的喜上眉梢，前一刻還對欣然滿肚子不喜呢，她只曉得替霍驥

張羅卻沒想想大伯、小叔，就說吧，娶個公主媳婦有啥用。

沒想，她竟是錯怪人家，原來真正的好事在後頭呢。

過去王爺到處求爺爺、告奶奶想替兒子謀個一官半職，可那些當官的全是一群狗眼看人低的傢伙，而現在……不錯不錯，有個公主媳婦幫忙張羅，誰還敢看不起安南王府。

「好媳婦，多虧妳上心。」

「這是媳婦該做的。」

安南王的長子霍評唸書不行，參加科考無數次從未上榜過，不過人還算聰明，前世他曾讓他幫著做生意，成績不差。

「婆婆，聽說今兒個李侍郎的妻子趙氏要到白雲寺上香，媳婦與趙氏有幾分交情，若是能託上李侍郎，小叔的事兒或許能有些眉目。」

欣然口氣誠懇，卻只是說說罷了。霍瑞不學無術、狡猾貪懶，吃喝嫖賭樣樣來，要是讓這種人握住一點權力，肯定要魚肉鄉民。

連小兒子都有分？柳氏心情雀躍，笑得見牙不見眼。

「那還等什麼？快去。」

「白雲寺有些遠，怕是到那裡都要天黑了，就算有什麼話想說也不好急巴巴趕上，幸好聽說趙氏要在那裡待上幾日，媳婦能不能住個幾晚，再尋機會說話？」

「自然該這麼辦，快去吧。」柳氏急著把她往外趕，欣然順勢行禮告退。

走出王府大門，欣然隨意撇頭一看。

現在的王府寒酸，百餘口人卻只有兩部馬車、一頂轎，欣然要出門，哪有車馬可坐？

深知這點，為出入方便，席姑姑買下房子後便添了輛馬車，白日在王府附近守候。

坐上車，馬鞭響起，車子緩緩前行。

今天，她要做兩件事，兩件相當重要的事。

算算日子就是這幾天吧，巫鎮東應該已經被關進牢獄，等待開堂用刑。

巫鎮東是個書生，但考運不佳，連考兩回都沒考上舉子，家道益發落魄，為此未婚妻不守婚約，嫁予縣太爺獨子。

嫁便嫁了，占住聘金不還也罷，巫鎮東懂得忖度時勢，哪會傻到與縣太爺對峙。

偏偏未婚妻成親後，入了洞房才發現丈夫竟是兔唇、癱腿的殘缺人，出仕無望，直道被媒人欺騙，她氣不過，三天兩頭在家裡鬧事。

夫妻吵架不甘他人事，可她竟攀扯上前未婚夫，說巫鎮東相貌堂堂又有秀才身分，要是早知如此不如嫁給巫鎮東……諸如此類的話。

她把巫鎮東誇成一朵花，卻哪裡是心慕人家，只是因為氣不過想要打壓丈夫罷了。

可這些話太傷人自尊，而縣太爺又是個護短的，不怪兒子、不怪媳婦，竟怪起「相貌堂堂」的巫鎮東，於是羅織罪名抓人下獄，最後打斷他的腿、毀掉他的容貌，真是無妄之災。

前世，欣然在五個月後才遇見他，那時的巫鎮東求生無門想跳河了此殘生，是欣然救他、收容他，而他投桃報李，為她打下一片商業王國。

「公主，我們為什麼要去瞿縣？」玉屏不解。

巫鎮東說過，他在穀雨那天失去右腿，於是她來了，在穀雨之前。

「那裡有個對我很重要的人。」

「誰？奴婢認識嗎？」

「去了便知。」

欣然不再回答，低頭想著大皇兄昨日送來的信，他派人暗中跟蹤燕曆堂，確定他與梅雲珊約好今日在富緣酒樓見面，所以……見面了嗎？

燕曆銘不想把事情捅到皇帝跟前，但妹妹那口氣，他勢必要為她出。

近日，父皇經常召霍驥進宮，商量討伐倭寇之事，他跟著聽過幾回，確知父皇有意封他為五品小將，讓他跟在呂將軍身邊學習一起出戰南方。

他刻意尋機與霍驥交談，幾次下來證明欣兒所言不差，霍驥確實是個可造之才，日後很有機會稱霸一方，誰能料得先機籠絡上他，定能為自己添得助力。

這等好事，自然不能落到老三手上。

欣然不想與霍驥過日子，口氣斬釘截鐵，沒有退讓空間，母后再三勸慰，都勸不動她的堅定意念。

他懂，自小她就是這樣的人，認定的事非要做到底，十四馬也拉不回，因此她認定母后是害死她親娘之人便一路認到底，若不是聽見老三與李公公的對話，母后這頂黑鍋永遠別想卸下。

假如欣然一路幫忙老三……光想像他就覺得頭皮發麻。

深吸氣，燕曆銘等在慈寧宮外頭，打算與霍驥來個不期而遇。

另一頭，霍驥一離開御書房，皇后便召他覲見。

霍驥以為是欣然進宮，要他陪著回王府，沒想到她根本不在宮裡，更沒想到她竟然真的說服皇后為他與梅雲珊賜婚。

皇后說：「聽說兩個月後，皇上想讓你與呂將軍一起到南方？」

「是，日期已經定下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你與梅姑娘的婚事盡快辦了吧，至少你不在的時候，有人可以陪著欣然。梅姑娘是欣然的伴讀，過去她們像親姊妹似的，走到哪兒都要一塊兒，往後兩人在王府裡生活，無事可以說說話，有事也能互相照應。」

雲珊分明畏懼燕欣然，皇后怎會錯覺兩人像親姊妹、感情深厚？

「是。」帶著懷疑，他應下話。

告退後，霍驥便在慈寧宮外遇到燕曆銘。

在御書房裡議事時，他曾與燕曆銘辯論過幾回，兩人觀點不完全相同，但他們往往能夠從對方的話中修正自己的觀點。

幾次下來他對燕曆銘有些佩服，不管是他的行事、性格，還是他的知識見解，遠遠超過其他皇子。

「大皇子。」走到燕曆銘跟前，霍驥拱手為禮。

「恰好在這裡遇見你，免得我到處找，快走吧！」

「去哪裡？」

「富緣酒樓。」

「去那裡做什麼？」

「有人想見你。」

見他？不會是……「是四皇子嗎？」他皺眉問。

「哈，一猜就中，沒錯，他說今天非要把你給拉過去，得把話給講清楚才讓你走。」

霍驥苦臉，不曉得要怎麼回答。

四皇子暗地請託讓他說服皇上讓他隨軍歷練，可……他是哪號人物啊，這種事是他能提的嗎？可四皇子卻說他是欣然的夫婿，欣然是皇帝最寵愛的孩子，愛屋及烏聽過沒？所以只要他開口，肯定沒問題。

霍驥聞言登時額頭三條線，他什麼時候成了烏鴉？

「大皇子，這件事……非不為也，是不能也。」

「放心，有我呢。」

兩人一路說一路往宮外走，連馬車都備下了，可見得他們根本不讓他有機會反對。

「大皇子能說服四皇子打消念頭？」霍驥問。

「不，欣兒說的好，人生短短數十年，不恣意一回，難道非要活得憋屈？人活著就該做喜歡做、想做的事，別讓外人的眼光束縛我們的慾望。」

「她老說野心沒有不好，想飛沒有不對，只要爭取機會盡力往前跑，把夢想化為理想傾全力完成，便對得起自己的人生。」說完，他朝霍驥露出一張笑臉。

「這是……欣然說的話？」

「沒錯，不過你放心，她心裡有一條線，她不傷人，不害人，她不會讓自己的快樂建構在別人的痛苦上。」

不傷人害人？那雲珊受的委屈呢？

想起欣然、皇后以及梅雲珊的話，霍驥不知道該相信誰了。

這些日子太忙，他忘記去黑棗胡同查查，倘若玉雙的話是不是空穴來風……或許，他該換個角度審視燕欣然。

這幾天回府，時辰已經晚了，他常常在轉往書房的小徑上看見她屋裡的燈還亮著，他想敲開她的門，只是不知道在敲開之後該說些什麼，道歉？感激？或是其他？

就這樣矛盾著，他不知道該如何面對燕欣然，始終沒辦法推開兩人之間的隔閡，而她似乎也沒考慮再見他一面。

聽說她從早到晚都很忙，成天伏在案前不知道在寫什麼，往往累得手臂舉不起來了才放下筆。自己的眼線告訴他，她正把嫁妝一點一點往外運，所以她說到做到，是真的打算搬到莊子上，把位置讓給雲珊？

見他不言不語，燕曆銘又道：「所以今天咱們得來好好謀劃，看看能用什麼方法說服父皇放老四出去。」

心思紛亂，他胡亂點頭，算是應下大皇子的話。

今天回去……找她談談吧，若她願意，沒有必要非搬出王府。

兩刻鐘後，霍驥和兩個皇子在富緣酒樓的廂房裡，點滿滿一桌酒菜。

那是燕曆鈞用來討好霍驥的，依他看來，這件事只有霍驥開口才能解決。

三個人一面喝酒一面商量，正說得起勁時，燕曆銘嘆一聲。

「怎麼啦？」燕曆鈞問。

「那是不是老三？」燕曆銘指著酒樓外面。

燕曆鈞側身望去。「對耶，那個女的好面熟，誰啊？」

「是相府姑娘梅雲珊，以前當過欣兒的伴讀。」

「是她啊？我記得，動不動就掉金豆子的那個，成天把自己弄得可憐兮兮的，好像全天下人都對不起她似的，我記得欣兒還為她同別人吵過架，說是他們欺負梅雲珊。」

「欣兒就是個冤大頭，一條腸子通到底，看不出人家是拿她當槍使呢，掏心掏肺的把自己的名聲都給賠進去，否則她的性情什麼時候驕縱了？不過，老三怎麼會和她搞在一塊兒？」

「噓……」燕曆鈞調皮地朝他們眨眨眼，說：「待我觀來。」

他走出去不久後又走進來，用大拇指比比左邊的牆壁，說：「我讓小二領他們到隔壁廂房，恰恰是在這間，如果是在那間……」他指指右邊牆壁。「我就沒轍了。」

說完，燕曆鈞拉開牆上那幅畫，那裡竟然有兩個洞，燕曆鈞得意地拉著霍驥往洞前站去。

突地，燕欣然的聲音在霍驥耳邊響起。

我很抱歉，是我得到錯誤消息，誤以為梅姑娘心繫三皇兄不願嫁你為妻，才會做出錯誤判斷導致這樣的結果。

莫非……霍驥不想偷窺，但架不住好奇舉目往洞口望去

廂房裡，一男一女抱成團，嘴裡說著甜言蜜語，燕曆堂忍不住衝動在女子臉上親一口，梅雲珊羞答答地垂下頭，臉頰紅透。

燕曆堂道：「雲兒，委屈妳了，再等等，我一定會求父皇賜婚。」

「我只是個庶女，怎配得上三皇子？」

「在我眼裡便是用十個嫡女來換妳，我也不肯，我心裡除雲兒外再也裝不下別人。」

「多謝三皇子垂憐。」

「我說過，總有一天我要牽著妳的手走上最尊貴的那個位置，我要許妳一世榮華。」

梅雲珊靠在燕曆堂胸口，柔聲道：「雲兒的心不大，只要有妳，我便足夠。」

兩人情話綿綿，聽得燕曆鈞想吐，他搖頭退開，燕曆銘立刻接上。

中間也不知道漏掉多少話，但當他一靠近，便聽見燕曆堂對梅雲珊說：「妳要好生攏住霍驥，父皇最近頻頻見他，那人日後定有大造化，若能為我所用便能為我們掃除障礙。」

「放心，驥哥哥從小便待我不同一般，我要求什麼他都會應下，驥哥哥再疼我不過，到時定能為三皇子所用。」

「妳也別太過得罪欣然，那丫頭在父皇跟前能說得上話。」他還要用欣然呢。

「無妨，燕欣然性子直，我掉幾滴眼淚，她就能把事情抹去。」

燕曆堂又問：「梅相爺那邊……」

「父親到現在還沒打算站位，許是因為皇帝風華正盛、龍體康健……」話有未竟之意。

燕曆堂冷笑接話，「風華正盛、龍體康健嗎？哼，但願是。」

聞言，牆壁這端的燕曆銘和霍驥皆變了臉色。

燕曆銘忖度，燕曆堂的口氣是什麼意思？難道他敢向父皇下手？

霍驥一顆心卻像掉進冰窖似的，他的偏寵與信任，到頭來……竟成了她手中的棋子？

不會的，雲珊那樣天真可愛的女子，她只是、只是……一時被燕曆堂所惑，她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，但……

這天，霍驥快馬進了梅府，不找梅雲珊，直接找上梅老太爺傳達皇后娘願意賜婚一事。梅老太爺並未太多考量便允下霍驥，霍驥冷著眼，等待……燕曆堂會出什麼招。

老農坐在樹下，看著樹幹上一顆顆碩大的果實，心裡哀嘆不已，子孫不孝哪。

婦人也跟著嘆氣，這兩座山一賣，村裡人肯定要嘲笑他們了。

可，無奈啊……沒有錢，兒子插下的樓子怎麼辦，難不成要眼睜睜看他被官府抓去？

這一家人姓孫，有五個兒子、三個女兒，女兒在前、兒子在後，女兒全外嫁了，剩下兒子在家裡。

祖上辛苦一輩子掙下偌大家產，上千畝良田和兩座山頭，成就夠驚人的了，曾經孫家是村子裡的富戶，沒想到……果真是富不過三代，如今家裡只剩七畝薄田和兩座山。

這兩座山有些奇怪，通常山林裡會比平地涼爽，可他們的山偏偏比平地熱上幾分，過去山裡多少還有些東西可以採收，偶爾村人會往山上跑，可十年前孫老爹被番人給欺騙買幾百棵小樹苗回來種。

說那些樹結出來的果子比金子還矜貴，講得像神仙果似的，因此孫老爹花大把銀子雇人把兩座山給整過、種上樹苗。

結果呢？兩年過後那些樹確實開始開花結果，結出來的果子，外皮硬邦邦的，硬是敲開來，裡頭的果實酸得嚇人，花了大把功夫挑到外頭賣，但誰肯買哪。

只能丟著不理會，一年一年過去，果子掉落又長新苗，整座山都快被這些樹占滿，再沒有村人肯上山。

孫老爹花錢大手大腳，和家裡老三性格一個模樣，這些年折騰不少生意，結果做一樁賠一樁，家裡的地一塊賣過一塊，如今那幾畝田再賣出去，全家人就得喝西北風啦，算來算去只能把腦子動到這兩座山頭上。

只是山地不好賣，就算人家買下還得雇人處理掉這些麻煩的樹……想到這裡，農夫和婦人異口同聲又嘆一口氣。

「你說爹怎不消停些？」婦人埋怨。

「別總說爹，妳生的好兒子不也這副脾氣。」農夫瞪老妻一眼。

「要不是爹寵著，能把老三寵成這副樣子？」她訥訥地說著，一面從樹幹拔下一顆紅色果實往旁邊石頭上用力敲上幾下，把殼給剝了取出白色的果肉放進嘴裡。「咦，這熟透的味道也還不差，要不今年咱們把果實摘下再賣看看？」

農夫無奈道：「爹不死心，都賣過好幾年啦，趕一趟市集，忙一整天來回不過掙個二、三十文錢，去年還傷了腳，請一趟大夫花的錢都比賺的多。」

「這倒是。」兩夫婦又望著滿山果實，滿臉的苦。

巡著記憶中的路徑，欣然帶著玉屏來到大林村。

大林村三面環山，東邊那兩座山溫度特別高，阮阮說那是因為地熱的關係，要不是有地熱、水又多，此處偏涼，樹哪能長得這麼好。

跟在欣然身後，玉屏越走越慌，野草及腰，小徑都快看不到蹤跡啦，公主沒事到這裡要做什

麼？她忍不住抬手想問問公主要不要先回去，讓車夫一起上來。

只是，手抬在半空中，片刻又垂下去。

再走上一段，她們終於來到林子前，抬眼看著滿樹的幹生果，欣然笑開懷，終於找到了！

可可，讓她富可敵國的好東西。

輕輕撫著樹幹上的可可果，欣然微眯眼，笑意溢滿眼底，和阮阮日夜奮鬥的那段時光如今想起來仍舊甜蜜。雖然很忙很累，每天頭沾枕便睡得不省人事，但有個目標可以追讓她忘記了抱怨。

阮阮……她們很快就能夠再見面……

「公主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玉屏問。她沒見過這麼奇怪的果子。

「這叫可可樹，從番邦進來的樹種。」

「好奇怪，它的果子長在樹幹上。」

「這叫幹生果，它的花直接開在樹幹上，授粉的不是蜜蜂而是螞蟥、蚊子，正常來講，每年的四到六月是結果期，但此地氣溫高，因此一年到頭會不斷開花、結果……」

她說著阮阮講過的話，阮阮是她最好的老師，她教她做生意，做藝術蛋糕、巧克力、甜點，教她雕刻蔬果，做出與眾不同的擺盤，讓她的酒樓座無虛席，讓她的小食堂一家家開張，也讓喜歡甜食的琴夫人認同她這個媳婦。

她所有的好運，都在認識阮阮之後展開。

可惜阮阮一世不順，在愛情中受到重創，性命又受她牽連。此生……再也不會了，她不允許自己在霍驥身上重蹈覆轍，也不允許阮阮在愛情裡受傷，她會為她排除障礙，讓她得償所願。

「果子能吃嗎？」玉屏摸摸硬邦邦的果子，眉毛皺出一座山。

「可以，但酸酸的，味道不太好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沒事種這麼大一片，不是浪費地嗎？」

「果肉不好吃，但種子有大用途呢，可以做巧克力、糖果、蛋糕，許多好東西。」

這些天欣然沒閒著，她畫出不少工具圖紙送進鋪子裡，等著鐵匠、木工做出來。

「巧克力是……」話說一半，玉屏住嘴，因為她家公主的魂不知道飛哪兒去了，她傻傻地往前輕輕撫摸每個果實，看公主那副模樣，玉屏喃喃自語，「真有這麼好哦？」

嗯，是再好不過的東西，欣然還記得阮阮看到這些樹時，眼底的狂熱。

時間已經不早，應該快點下山的，明天一早得到瞿州救下巫鎮東。

但她捨不得，再繞一圈吧，再繞一圈、再多看幾眼，看看前世的夢想、前世的喜悅。

緩步往前，農夫與婦人的對話落入耳際，欣然訝異，他們這麼早就想賣掉這兩座山？既然如此，怎會拖上大半年還沒賣出？

那時候這件事是巫鎮東處理的，她不清楚過程，然而……

是呀，誰知道可可是好東西呢，何況山坡地本就不利耕種又要處理掉這些樹，確實會讓人缺乏購買意願。

欣然本打算救下巫鎮東之後才帶他過來買地，現在似乎……她能夠自己處理。

揚起笑眉，她迎上前。

看著擋在路中間的女子，眉清目秀，漂亮得緊，她身穿綾羅綢緞，肯定不是平頭百姓，不知道是哪裡來的貴女，這樣的姑娘怎麼會跑到這裡，難道是迷路了？



農夫笑道：「姑娘，找不到下山的路嗎？別擔心，跟著大叔、大嬸走，我們領妳下山。」

果真如巫鎮東所說的是善良之戶，良善天真，易受人騙。

那時巫鎮東告訴她，孫家想賣這座山是為了還債，兒子與人合夥做生意，本錢還是向村人募集的，沒想到合夥人跑掉留下他面對債務，孫家人不願欠債，可是賣掉農地的話一家七口就得斷糧了，只好動起這兩座山的念頭。

後來巫鎮東不但請他們一家繼續照看這兩座可可林，還把孫三郎、孫五郎帶在身邊。

孫三郎腦筋動得快，只是缺乏閱歷，教過幾年後也頗有幾分本事，她的生意從京城做到全國各地，徐縣的生意就是孫三郎照管的，而孫五郎性格踏實勤奮，一直在巫鎮東身邊打下手。

「大叔、大嬸，方才聽說你們打算賣掉這兩座山？」欣然直接問。

「唉，是啊，子孫不孝，若非不得已，誰會賣祖產。」農夫一嘆再嘆。

山後還埋著孫家祖先呢，孫老爹請大師看過說這兩座山風水極好，什麼都能賣，祖先長眠地萬萬不能賣掉，可眼前……也是千萬個不得已。

欣然微微一笑，沒接下他的感嘆，單刀直入問：「不知大叔打算賣多少銀子？」

這位姑娘想買？兩夫妻互望對方一眼，這麼順利？是老天送來的貴人嗎？他們不敢相信，農婦吶吶地比出手指頭。「五百兩。」

前世是以三百兩成交，整整多出近一倍，或許是五百兩沒人買，慢慢把價錢降下來的吧，她可以殺價，也可以再等上半年，但她不想要事情出現變數。

尚未開口，農婦急忙從樹上摘下一顆熟透的果實用力在石頭上砸幾下，掰開果子把果肉遞到欣然跟前，強力推銷。

「姑娘，妳試試，這可是番邦的果子，咱們這裡很少人種，聽說在番邦一顆果實要價一兩銀子呢。」

盛情難卻，明知不好吃，欣然還是剝了一塊白色果肉塞進嘴裡。

玉屏見狀也跟著試試。果實熟透，酸中帶著微甜，比記憶中好吃得多。

看著孫大娘討好的目光，欣然回答，「可以，不過我有條件。」

農夫皺眉，就曉得沒這麼好賣。「請姑娘說說。」

細細回想帳目，她記得這兩座山每年可出產數千斤的果實，當時阮阮是怎麼做的？哦，是了……

「我不是務農的，不會種植果樹，倘若我買下山地，往後還想煩請大叔大娘幫忙管理，自然我不會讓大叔大嬸白忙，只要你們將成熟的果子送到我家裡，每送一斤就給大叔十五文工錢，行不？」

孫大叔瞪大雙眼，十五文？父親送到市集賣還沒這個價呢，這不等於、不等於……人家買了山，還把果樹送給自己？

貪得無厭哪，這種事他做不來，孫大叔清兩下喉嚨，按捺下滿肚子興奮，道：「就十文錢吧，不過我有個請求，不知道姑娘允不允？」

一喊價便差上五文錢，以五千斤來記就少賺二十五兩，明明不是富裕人，行事卻如此大方，難怪巫鎮東對孫家人另眼相看。

「大叔說說看。」

「後山有幾座墳，是我們孫家祖先埋骨的地方，姑娘買下地後，能不能寬限一點時間讓我們

再找塊風水好的地方移墳。」只是現在他們手中的銀子，還債也就剛好，想找風水寶地恐怕得再等等。

欣然笑眯眼，道：「無妨，不移也沒關係。」

「這可不行，自家祖先住在別人家地裡像賃房子似的，祖先住得不安穩，我們的心也不舒坦。」

「也好，不過我不差這點銀子，還是十三文一斤吧，如果大叔覺得划算，山上還有不少空地，閒暇之際可以多墾些地，再多種一些可可樹。」

孫大叔猛點頭，原來這樹的名字叫可可啊，難怪姑娘肯買，人家見多識廣，方才曉得這是好東西呢。

「沒問題，如果姑娘已經決定，要不我們先到里正家中立契書，等地過戶到姑娘名下之後，姑娘再給我們銀子。」

「也行，立契書時我先付兩百兩，等過完戶再把餘款付給大叔，您說好不？」

「好，姑娘這麼大方乾脆，哪有不好的。」

孫大叔點頭如搗蒜，今兒個這趟上山肯定是孫家祖先庇佑，讓他們能夠順利度過難關。

下山後，他們在里正跟前立下契約，眼看時間不早，孫家本想留欣然吃飯過夜，但欣然生怕耽誤時辰便早早告辭上路。

「巫鎮東，你還不招認？」

驚堂木一拍，站在衙門外圍觀的百姓心中一噓，氣勢真嚇人哪。

「錢不是我偷的，我要招認什麼？」

「好，我倒要看你的嘴有多硬，來人，拖下去打五十大板。」

看著縣太爺粗糙的辦案手法，欣然一把火氣竄上，推開人群想出面主持正義，這時一個醇厚沉穩的聲音出現——

「且慢！」

人群自動分開，男子從人群後頭走上前，衙役看著他，高舉木杖問：「你是誰？可知這是縣太爺辦案。」

自從霍驥出現那刻，欣然目光就定在他身上，他怎麼來了？他不是該待在御書房裡與父皇討論靖南肅北大事？

欣然以為霍驥沒發現自己，悄悄退後一步隱沒在人群中。

「辦案？怎麼聽起來更像屈打成招、草菅人命？」霍驥冷嘲熱諷。

「你到底是誰？」

他沒回答，大步走向衙門口，朝欣然走去，他的身高驚人、氣勢驚人，連似笑非笑的表情都會讓不由自主想要退開三大步。

轉眼，欣然身邊的百姓全都退開，只留下她，顯目的站在人群之外。

「玉華公主在此。」冷不防地，霍驥揚聲一喊。

衙役們面面相覷，縣太爺更是聞風下堂奔到門前，他眼底帶著懷疑。

但欣然氣度十足，舉手投足確實不像普通女子，縣太爺正想開口求證，欣然已示意玉屏將自己的寶印呈上。

縣太爺看一眼，嚇得雙膝落地，磕頭不止。

霍驥向欣然伸出手臂，她猶豫片刻，將手搭上。

兩人雙雙進入公堂，霍驥本想讓她坐到縣太爺位置，但她搖搖頭，霍驥便當仁不讓坐上那個位置。

「師爺，把此案複述一回。」霍驥下令。

怎麼好端端地來了個公主？師爺與縣太爺對視一眼，誰也不曉得發生什麼事，不過師爺還是把訴狀遞給公主，再講解一次案情。

「被告巫鎮東是本地秀才，然兩袖清風、家徒四壁，生活無以為繼。數日前鄰居吳易發現丟失一只荷包，裡頭有五十兩，遍尋不著，有人道親眼見巫鎮東曾悄悄潛入吳家。」

「吳易報官，縣太爺親自帶人查案，在巫家找到吳易的荷包，罪證確鑿，無奈巫鎮東不認罪，青天大老爺只好命人打他板子。」

欣然想翻白眼，這樣子判案都能叫做青天大老爺？是青天大老爺太好當，還是師爺諂媚過度？

師爺見霍驥不說話，連忙把荷包送上。「此為呈堂證物。」

他看一眼跪在堂下的吳易，再看看荷包，問：「吳易家中以什麼為生？」

「回大爺，小的以磨刀為業。」

「一月收入多少？」

「約七、八百文，好的時候能夠收到近一兩銀子。」他昂首挺胸，臉帶傲氣。

現在的長工，一日工資約十五到二十文，看天吃飯的農人就更差了，還有不少人一輩子沒見過銀錠長什麼模樣，比起他們，吳易確實有驕傲本錢。

「這荷包是誰給你做的？」

「是我妻子，妻子手藝好，繡出來的物什，許多布莊都搶著要。」

「想來，你家收入不差，怎麼穿著麻布衣？就算不穿綢緞，好歹也穿穿棉衣。」

「衣服不過用來蔽體，我們又不是高門大戶，幹麼講究那個派頭？我與妻子儉省習慣，把賺的錢一點一點攢起來，這不，辛辛苦苦攢下五十兩本打算到鄉下買十畝田租給農人耕作，每年賺點糧米稻穀貼補家用，哪想碰上這個黑心肝的，竟不聲不響偷走我們的銀子。」

「巫鎮東，那可是我們的血汗錢，虧你還讀過書，難怪都說仗義每多屠狗輩，負心皆是讀書人……」

吳易洋洋灑灑說上一大篇，說得縣太爺接連點頭，撫著一把山羊鬍子，笑彎了眼睛。

霍驥抿唇，這話說得滴水不漏讓人尋不著破綻，可便是如此才更教人疑心，一個磨刀匠進了公堂非但不緊張畏縮，還振振有詞？連仗義每多屠狗輩這種話都說得出來，不簡單哪。

他本想指控吳易磨刀為業，身邊怎麼會有五十兩，可他說了收入、說妻子手藝，又說自己摳門，好不容易積攢五十兩，這話尋不出差錯。

他本想說，吳易身穿麻衣卻用綢緞做荷包不合理，可他的妻子與布莊有交易，得些碎布做荷包也不是不可能。

所以……

霍驥與欣然對視，微哂，兩人沒有對話卻都露出胸有成竹的表情。

她也想到了？

霍驥打開荷包，將盤子立起，遮擋吳易視線。他趁機拿出自己的荷包，將裡面的銀票和銀錠

倒出來，銀錠倒在桌面上，發出撞擊聲，他又假意點數片刻，放下盤子，將桌上的東西蓋住。他問：「吳易，你的荷包裡有多少銀錠子？」

這一問，吳易傻了，荷包是縣太爺偷偷放進巫鎮東床鋪底下的，他怎會曉得裡頭有多少銀錠子？

吳易匆匆與縣太爺對望，縣太爺連忙搶話，怒指師爺說：「張師爺，莫非你拿錯證物，荷包裡怎麼會有銀錠子？」

欲蓋彌彰啊，就算霍驥不知道此事有首尾，縣太爺這一出聲也擺明此事與他有關。

霍驥也不制止他，只是輕輕拿起桌案上的墨錠往縣太爺身上丟去，這一丟準頭十足，封住他的穴道，頓時縣太爺再也發不出半點聲音。

霍驥又問：「既然沒有銀錠子，那麼你來說說裡頭有幾張銀票？面額多少？」

吳易下意識又往縣太爺望去，這會兒他發不出聲音，只好右手比出一根食指，左手比了個五。吳易意會，答，「回大爺，是一張五十兩的銀票。」

「你確定，要不要想清楚再說？」

又想詐他？他又不傻，吳易沾沾自喜地道：「這麼重要的事怎麼會記錯，我確定，就是一張五十兩的銀票。」

霍驥勾起眉毛，當著他的面打開證物荷包，抽出五張十兩的銀票。

頓時，吳易和縣太爺臉色青白交加。

霍驥緩聲道：「做偽證意圖陷人入罪，按大燕律例要打二十大板，來人啊，拉下去打二十大板……」

衙役不想上前，但是看到公主高坐，那可是皇帝的女兒啊，誰敢不聽令？只好一個個硬著頭皮上前。

霍驥看一眼衙役，冷冷說道：「往死裡打，人沒死，就輪到你們挨板子。」

輕飄飄的一句話，嚇得被往外拖的吳易大聲喊，「冤枉啊、冤枉啊！大爺，是縣太爺讓我這麼做的！一切都是縣太爺的主意，小公子與巫鎮東有奪妻之恨……」

霍驥還是等板子打過十下之後，才開口，「把人拉進來。」

這次吳易招了，從頭到尾招得清清楚楚，縣太爺被摘掉烏紗帽，入獄等待判決。

百姓聽說平日裡魚肉鄉民，要錢要得凶的縣太爺入獄，一個個交口稱讚把玉華公主捧成日月星辰。

巫鎮東無罪，當庭釋放，欣然找了個空檔私下問：「你可願意為我做事？」

經過此事，巫鎮東明白無錢無身分，連保護自己都沒有立場，於是他點頭。

欣然露出燦爛笑靨，第一個戰將出線，接下來……肯定會越來越好的，她深信。